

全家福



全家福第三年

12

十二月號



冬

降臨的時候，
大自然有一種

思物給予我們，那是
代替紅花綠葉來點綴
大地的，雪，潔白的
雪，掩飾了冬之大地
上的枯寂和苦澀。

在寒冷地帶有一種

運動是滑雪，滑雪者

跳起來時的那種飄飄

然之概，實在讓我們

這少雪地方的人們

有些羨慕！

當下雪的時候，

我們也只有想一

想兒時的堆雪人

和打雪仗而已。



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論說

治安工作的前進

我們在這篇短文中，想對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的意義，作一個初步的說明。我們知道，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是黨在當前抗戰建國偉大事業中，所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它的目的，在於鞏固後方的治安，保障抗戰物資的生產與運輸，並以此為基礎，來支援前線的作戰。這不是一項單純的軍事行動，而是一項綜合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運動。它要求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來加強對敵人的鬥爭，使敵人的後方陷於混亂與崩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立縣為單位的治安機構，是當前抗戰建國所必需的條件。我們必須在每一個縣，建立起一個健全的治安機構，使縣政府成為抗戰建國的堅強後方。這不僅是軍事上的需要，也是政治上的需要。只有建立起健全的治安機構，我們才能有效地打擊敵人的破壞活動，保障抗戰物資的生產與運輸。同時，我們也要加強對敵人的宣傳攻勢，使敵人的後方陷於混亂與崩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經濟封鎖戰與匪共之潰滅

自事變以來，敵寇在抗戰建國所恃之唯一之策，即在於經濟封鎖。敵寇企圖通過經濟封鎖，來切斷我國的經濟來源，使我國的經濟陷入絕境。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敵寇的經濟封鎖戰，是必將失敗的。因為我國擁有廣大的土地與豐富的人力資源，我們完全有能力在抗戰建國中，建立起一個健全的經濟體系。同時，我們也要加強對敵人的經濟封鎖，使敵人的經濟陷入絕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農村是抗戰建國的基礎，也是敵寇經濟封鎖戰的主要目標。敵寇企圖通過經濟封鎖，來切斷我國的經濟來源，使我國的經濟陷入絕境。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敵寇的經濟封鎖戰，是必將失敗的。因為我國擁有廣大的土地與豐富的人力資源，我們完全有能力在抗戰建國中，建立起一個健全的經濟體系。同時，我們也要加強對敵人的經濟封鎖，使敵人的經濟陷入絕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在抗戰建國中，我們必須加強對敵人的經濟封鎖，使敵人的經濟陷入絕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同時，我們也要加強對敵人的宣傳攻勢，使敵人的後方陷於混亂與崩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

標語解說

- 擴大治強運動的力量**
解說：治強運動是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的基礎，必須在廣大地區展開，並動員一切力量參加。
- 實行對敵的經濟封鎖**
解說：對敵實行經濟封鎖，是切斷其經濟來源，使其後方陷入絕境的有效途徑。
- 確立縣單位的治安機構**
解說：縣是抗戰建國的基本單位，必須在縣級確立健全的治安機構，以保障抗戰物資的生產與運輸。
- 實現一元化的統制機能**
解說：一元化的統制機能，是實現抗戰建國目標的保證，必須在抗戰建國中，建立起一個健全的統制體系。
- 力行重點主義的活動**
解說：重點主義的活動，是抗戰建國活動的靈魂，必須在抗戰建國中，力行重點主義的活動。
- 提高鄉村的自衛力量**
解說：鄉村的自衛力量，是抗戰建國的基礎，必須在抗戰建國中，提高鄉村的自衛力量。
- 鞏固滅共必勝的信心**
解說：滅共必勝的信心，是抗戰建國的動力，必須在抗戰建國中，鞏固滅共必勝的信心。
- 採取對共積極的攻勢**
解說：對共採取積極的攻勢，是切斷其經濟來源，使其後方陷入絕境的有效途徑。

日美關係的展望

(1) 內閣更迭與日美關係

在強化的力去趨向之，達其目的。近來日美關係，由於內閣更迭，而有變化的可能。...

第一，在物，美對日之政策，將趨向於緩和。...

第二，在物，美對日之政策，將趨向於緩和。...

(2) 日本武裝保障太平洋的和平

日本武裝保障太平洋的和平，其目的在於維護其利益。...

日本武裝保障太平洋的和平，其目的在於維護其利益。...

英美大西洋

戰略之脆弱性

英美大西洋的戰略，其脆弱性在於其依賴性。...

英美大西洋的戰略，其脆弱性在於其依賴性。...

英美大西洋的戰略，其脆弱性在於其依賴性。...

英美大西洋的戰略，其脆弱性在於其依賴性。...

防止偷運嚴禁物資流入

敵區

防止偷運嚴禁物資流入，是敵區工作的首要任務。...

防止偷運嚴禁物資流入，是敵區工作的首要任務。...

同心合力推進新民會的工作

同心合力推進新民會的工作，是當前抗戰的迫切要求。...

同心合力推進新民會的工作，是當前抗戰的迫切要求。...

強化鄉村安寧

強化鄉村安寧，是鞏固後方的重要舉措。...

強化鄉村安寧，是鞏固後方的重要舉措。...

保全家制度

保全家制度，是保護人民財產的有效途徑。...

保全家制度，是保護人民財產的有效途徑。...

破壞經濟封鎖的就是國民公敵

破壞經濟封鎖的就是國民公敵，這是抗戰的鐵律。...

破壞經濟封鎖的就是國民公敵，這是抗戰的鐵律。...

調整收買機構以謀民的安定

調整收買機構以謀民的安定，是政府應盡的責任。...

調整收買機構以謀民的安定，是政府應盡的責任。...

協力推進互助的合作運動

協力推進互助的合作運動，是發展生產的必由之路。...

協力推進互助的合作運動，是發展生產的必由之路。...

剷除貪污勵行廉潔的政

剷除貪污勵行廉潔的政，是政府信譽的基礎。...

剷除貪污勵行廉潔的政，是政府信譽的基礎。...

解說：貪污就是貪官污吏，廉潔政治就是公平相處的社會。...

解說：貪污就是貪官污吏，廉潔政治就是公平相處的社會。...



期二十第 誌雜福家全 卷三第

封面：高風設計
照片：燕京影星許紋欣·燕京攝影場贈。

特載

第三次強化治安運動論說

日美關係的展望

英美大西洋戰略之脆弱性

全家福風景線

創作

談福

祭一顆冤魂

無法投遞的信

海債

山和海

海外鱗爪：戰車變遷史(下)

藝術介紹：法畫壇之傳統畫家都非

婦女·家庭

琵琶記

記一個偉大的女性

丈夫貪戀野草閒花

漫畫

子英·羅琳·經羽·高炳華·鄧干·女丹

卍·夏木

學生之頁

入學章

北京女三中浮雕

母親的死

寂寞之歌

小學生文字四篇

小學生書畫六幅

小學生照片七幀

容易弄錯的字

電影：王寶釧將搬上銀幕？

小說

詩書門第

燕趙男兒

柴米夫妻

懸賞

凌雪漢閣主

羅敷

謝薄謙

金德

徐行

李芬

浮屠

劉文嫻·馮一

吳帶

司徒靜文

傅經

文森

柏子

昭瑩

文經

昭瑩

文森

柏子

昭瑩

文經

昭瑩

文經

昭瑩

文經

昭瑩

文經

全家福風景線

第三卷又已竟編到這最末一期了，過去三年來，不管我們的成績如何，但是我們問心無愧的，在讀者諸君的熱心的指正督促下，我們是孜孜不倦的努力向前邁進着。

一年一度的社務總會，在本期發稿前已竟開過了，本來因為紙價飛漲，為了普及本社經濟方面的虧損，打算從明年起增頁加價，經過會議，因為於此世界大戰的荒亂時期，報紙來源缺乏，增頁已屬不可能，但是不增頁而加價，單純增加讀者的負擔，我們更覺有些慚色，所以會議決定，我們絕對苦幹下去，暫不加價。

至本期三篇小說都已竟結束了。四卷一期起，預定刊載李蕪風先生的中篇小說「大眾情人」，內容以描寫現代男女學生生活為背景，以暴露與興趣為主。另外有月前魏藍先生全部交給本社的約十萬言的長篇創作「初階」，是描寫三個不同的女性的初入社會，兩個知識階級的地位雖然不同，但是遭遇却同樣的使她們失望了，另外的一個女性，是非知識階級的，為環境所逼，生活完全被動，沒有意識，失去主宰，如傀儡一樣的活了下去。為現代職業婦女的社會地位估價，為男性輕蔑女性的種種寫照。

此外，因為頁數沒有增減，版面也無甚更動，只是為了珍惜地位，在質與量的方面，此後均盡力使其充實。

因為國民雜誌十月號發現了一位徐行；實報學生界前些天發現了一位呂行，所以特為本刊執筆的徐呂二君聲明，二君除在本刊外，在其他刊物上絕未用此署名。

全家福雜誌第三卷第十二期(十二月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兼發行者：全家福雜誌社(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印刷者：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定價 零售每冊二角(每月一冊) 全年二元(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另印成表函索即寄

談福

福，是人人所希望，所欣羨，所頌禱，然則福是自外來乎？自內生乎？抑自天而降乎？清雍正皇帝於此有深切之闡明，他說「日月封印之後，政務將有餘閑；朕手書福字；賜內外大臣，請由奏謝省悟朕賜福之恩，此世俗之言，非正理也，朕何能以福賜諸臣哉？不但朕也，即上天亦豈能以福私與一人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詩曰自求多福！古聖人之垂訓，深切著明，如此，從來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福緣善慶，視乎其人之自取，他人不能助纖毫之力也，且所謂福者，不在乎富貴貧賤之間，有富貴人之福，有貧賤人之福或貧賤人守理安分，無患無變，其心志安命，四體暢適，轉在富貴人之上，是人人各有其福也，朕之每年頒賜福字，蓋欲諸臣觸目儆心；時時存可以獲福之心，行可以獲福之事，如詩人之所言，自求多福，則諸福自集於其身矣。諸臣又常言願朕之福，此言亦屬非是，蓋必諸臣皆有福，方為朕之福，是朕實賴諸臣之福也，又必天下百姓皆有福，然後為吾君臣之福，是君與臣皆賴百姓之福也，願與諸臣共勉修福之道可耳。」這篇高論，有三個要點，一是「福」要自修自致，不必妄求，不可希冀於外，二是「福」是共同的，是相互的，大衆有福，即是個人之福，三是「福」不一定要富貴享樂，只精神修養，心安理得，優游自在，便是陸地神仙，雍正以堂堂皇帝之尊，而見解深沉，議論之闊，毫無俗氣，真不可多得。

潤人有潤人之福，平民有平民之福，物質享用是福，精神快樂亦是福，但有學問有涵養的，人多數是輕物質而重精神，南海譚叔裕先生說「讀書作字，皆能收放心，與會佛經同，但我輩讀書作字，皆不如彼教念佛經之有恒，則福田之說誘之也，其實儒釋止是一理。」又說，報應禍福之說恒多不驗，太史公伯夷傳，已詳言之，以余所見亦不驗者居多，然學其報應之驗而為善者，凡民也，明知其報應不驗而亦為善者，君子也。」又說「會賓谷中丞每日必留出一兩個時辰，或靜坐，或飲酒賦詩，為快意之事，謂之養天和。」這些話亦可以作為「自求多福」不必期待降福的補充語，譚先生又說「余酒量不高頗為好獨酌，或遇一二知己亦可飲半升，然則典文衡，均抱微志，雖沿途州縣供億華侈；備極水陸滋味，涓滴不能嘗也，自卸事則病愈，迨歸里及入京，恒以百錢市魚肉，食無兼味，而酒量轉豪，其故有不可解者，殆稟賦中之口福有限也，嗟乎飲食之微尚如此，況敢貪饕餮極厚自封殖，以貽子孫哉。」世人把「福」字分析，又有所謂「口福」「眼福」「耳福」口福是多嘗美味，眼福是多見美色，好字畫，好古董，耳福是多聽好唱工，好音樂，但按佛家說法，眼鼻耳口舌身意，所接受於外而動盪於內者，皆是「真我」之魔障，故曰根塵俱淨，方為上乘之禪，此理論似乎過高，然而實是真理，所謂極樂世界，無上幸福也。

浙江德清俞蔭甫先生名樾即曲園老人，清道光庚戌翰林成豐初年放河南學政，因事罷官，歸隱西湖，著書講學優游綠野，著述等身，桃李滿門，享盡清閒之福，於光緒三十二年無疾而終，壽登八十有六，事前自知不起，安排身後一切從容，預印名片，上寫「辭行」字樣分寄親友，又寫了好些告別的詩，都非常灑脫，自然，如別家人云「眷屬山來是強名，偶同逆旅便關情，如今散了提休戲，莫更鋪排傀儡棚。」可作鋪張白事，趁此擺瀾架弄場面者之當頭棒喝，又別諸親友云「閱歷人間八十秋，無多親故共綢繆，今朝長與諸公別，休向黃鸝問舊游。」別門下諸君子云「寂寞園亭揚子雲，偏勞載酒共論文，不知他日三台路，誰過空山下馬墳。」又別所讀過的書云「插架牙籤萬卷餘，半生於此費居諸，兒孫倘念先人澤，莫亂書城舊部居。」又別所著書云「老向文理自第勳，談經餘暇更詩文，一齊付與人間世，毀譽悠悠總不聞。」又別文房四友云「論交最密是文房，助我成名翰墨場，太息英雄今已矣，莓苔拋棄綠沉槍。」又別此世云「自寄形於此世中，膠膠擾擾事無窮，一朝超出三千界，不啻人間水火風。」此即常人故去所謂「辭世」「去世」之加細的寫足；又有別俞樾一首尤妙「平生為此一名姓，費盡精神八十年，今日獨將真我去，任他磨滅與流傳。」以俞樾而向俞樾告別，上一「俞樾」是人，下一「俞樾」是名姓，名姓不過一種符號，人在姓名軀殼之外，是曰靈魂，即是「真我」非功深養到者不能如此覺悟，曲園先生具此胸襟，所以能享高壽，歸極樂而為全福的老人。

凌霄漢閣主

祭一顆冤魂

羅 敷

世界上宇宙間，悲慘的事實何止萬千？你，只是一個平凡的女性，而今，你平凡的死去，雖然距離着「悲慘」還有老遠，然而你的死竟撼動了我的心弦，不！簡直是切斷了我的心弦。

我應該為你哀悼嗎？我應該為你滴淚嗎？你的死，不值半分銀幣，你的死，不足惹人注意，雖然也會有人替你惋惜（帶了一肚皮的學問慘別人間。）但那只是剎那的，為你惋惜的人們在你死去一小時以後，依舊去追尋着他們自己的美夢。你以為你的死可以安然於地下嗎？但正却有着不少的人類向你輕視，冷笑，說你沒有出息，說你不能忍受，至少，我一個人是這樣的。

社會是一個萬花筒，可憐你沒有獲得全豹，「三夾板」的慘白棺木便隔絕了你和這世界，我為你叫屈，我為你喊冤。何況，你的死只不過暫時的騷動了人間，給報紙上添了一版花邊材料，給人們添了寂寞相對時談助，請問，你的死所換來的還有什麼再多的呢？

是的，你的死似乎是你應該走的最後一條路。我沒法不同情你，——因為你已經死去。你不是說，你在鄉間睜不到真的世界嗎，那裡有的只是些動物，太古時代的原始動物，他們只有掠奪，欺騙，嘲弄，譏笑……因此，你被什麼力量擠到城市裡來，你在這城市裡想找一點什麼，你心裡所缺乏着的營養，可是你只於嗜受了（母寧說是嚼咀了……）七個晝夜的城市滋味，你便灰心冷意的告別了人間。我知道，你探出了城市比起鄉間更可怕，更卑鄙，更污濁，你才不忍煎熬地閉死了眼睛。如果我說你理解膚淺，見識低微，你大約還不會在九泉之下點頭承認吧？

你以為只有死，可以療除你心底的病根嗎？你錯了，你完全錯了。其實，你我是同性，而且同是天涯淪落者，和我等同一遭遇的女性並不太少，別人為甚麼能活下去，你就不能忍受着呢！我也明白社會是一隻大熔爐——你也會這樣比給給我——但應該在這裡被燒成一塊焦炭，却不能讓爐火把我們化作了灰燼，因為焦炭終久還有報效人類一點溫暖的時候，而灰燼却只能浪費了一角世界，即使你被拋進水裡，你也要混濁了一條清溪，那時你該是多麼給人詛咒呢！

雖說你已死去，可是我的話還沒有向你說盡，僅是七個晝夜的相識，又有多少機會讓我們相談呢！我以為你還不應該死去，至少，你要聽完我的話再死也不算晚。

我總以為你死得太早，死得太快，再有，你死得太無聊，死得太可笑！你想，世界本沒有什麼乾淨地土，你何必苦苦追尋着什麼樂園，什麼仙

境，人類又不是什麼高尚的東西，你何必苦苦死抱着什麼理想！什麼良心，你所以失敗，所以失敗到死，就基於你的這點固執心理，你為甚麼要拿自己的尺去量別人呢？你為甚麼要拿自己的秤去稱別人呢？既在人海裡混，就該同流合污，你不肯犧牲，你不肯埋沒靈性，你便要列在傻子羣裡。

據說，世界上較比好活的人類，還是女性，因為大時代下的社會，仍是男人的世界，我們生而為女性，已被人說是鳳毛麟角的附屬品，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女性，就更高抬了我們的身價。可是，五千年來，男人們壟斷着世界，沒有女人的地位，我們只有退讓一步，把他們剩下來來的殘渣給我們咀嚼，我們如果不肯接受這點，那末我們就更沒有了生路。

你看，所謂的婦女職業，還不是冠冕堂皇的一面招牌，男人們不肯幹的事情，要我們來補充他們的不足，這還算是有功於社會的地方，再有，就是名為服務社會實則服務於男子面前的職業，他們要我們的，只是一點很輕微的工作，他們把我們擺在那裡，要我們佔着一個空的位子，說穿了，不過是要我們是他們的公共的太太。不知是那個聰明的男人，說我們是花瓶，這頭銜，不算不恰當，可是不能揭破，你不能說穿，否則，男人們的臉上是掛不住許多恥辱的，他們不但不能認自己卑污，還要說你是有意侮辱了他們的人格身分！

其實，我們應該老實實的回到家裡去，回到慈母身邊，不受任何的閑氣，可是你偏偏這樣，因為女人本來沒有什麼揮手的地方，你要經濟獨立，只有去服務男人面前，一般懦弱的女人作了男人背下的寄生蟲，一些要強的女人，却在職業名義下支領着乾薪，甚至用色相，用肉體，用靈魂去掉換一捲捲的鈔票，你能埋怨女人不願廉恥，不要面皮嗎？不能，不能，男人要我們這樣的，好像他們是我們的主任，一切，都由他們操縱。

你明白了這些，你應該跟大家一起鬼混，作一個真正的女人，女人只是男人社會的女人，只是男人世界的女人，我們女人既沒有一個有本領的，奪自己的自由，就該一切都聽男人的！他們處處利用我們，在在要笑我們，我們不但不敢揭人陰私，反而要借用人家的弱點來苟活我們的生命，誰要我們是女人呢！

你死了，沒有飽滿的受到男人世界的風雨，在你的靈魂上，你是缺乏着一種認識的，你很快的死了，不足不能叫人憐惜，反到惹人反感，說你沒出息，請你想，你的生命是不是被「聰明」殺害了的呢？

無法投遞的信

謝溥謙

代郵。致 T. C.

多少次揮起筆來，多少次又苦痛的擱下；也許你想不出我思路的苦澀，我簡直不知如何用文字表現出我所想好的許許多多的事情。平靜的時候，心裡總像有千言萬語要傾吐，可是提筆一個字也寫不出，即便寫出一些也總是失望的擱掉。

我本來是一個不會寫作的人，而今又久矣未曾執筆，提起筆管總要感到生疏和恐懼；但你知道我也是不於於沉默的，終於我不能逃避這艱苦的刑罰；我這是要寫一些，至少要寫給你。

近來朋友們說我變了，有的人說我病態，有的人說我有點歇斯底里，有點神經衰弱，我對這些意見都不反駁，我自己的苦痛我自己知道，只是不能發聲的擺脫，跳不出這狹小的圈子，應該如何說起呢，對於這兩個月來漫長的日子，我找不出一個合適的字眼來形容這兩個月來我心情的遺囑與精神上的折磨，我自己也覺得比我從前更憂鬱更苦悶；一天下午，寂寞的重讀兩遍何其芳的「夏夜」竟使我痛哭流涕了兩次，讀徐志摩的「愛爾斯小札」也會流淚；有一次去看電影，突然一點微弱的感觸竟使我哭出聲來，引得鄰座的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我知道我是一個男人，我也曾發過青年自信的豪語，然而懦弱的神經使我變得連女人都不如，成天在哀思裡拖延光陰，自從失落了你的信息，有一個時期我甚至近乎瘋狂，那些時候每一個信差都成了我的仇人，我恨他們為什麼偏偏不把我的信送來；因之近來對朋友們的信簡也疏遠了，期待著來信的心情也不如往昔那麼強烈。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好像任何事物也沒有什麼出奇，對我都是沒有一點用處似的。在學校裡我也常常不說一句話，任同學們去誤解我，我甚至聽說有人在背後罵我高傲，聽了這話我真不知如何去解釋才會使他們相

信，我對誰都是過於浪費熱情的人。

唉，嘆息又有什麼用？只能囑咐自己不能健全的活起來，不能給自己開拓一條該走的路，以夜啼無主的失迷摸索。第一次我發現你，決想不出會給我多大的衝動，你像一盞燈照亮了我心上的暗，有些時候我的生活過得常常是早晨；該如何祝福那些美麗的日子呢？唉！如今，如今一切的現在都變成過去，久矣又裝在我記憶的箱子裡，任它去腐朽了不去翻檢也好，而我又不是那末一個果決的人。回憶是有毒的，一件一件的記憶都像一條條的鞭子在我的心上不斷的抽打，直到感覺心裡疼痛得像在一片一片的碎裂。你為什麼連住址都不留給我？使我無從再去尋找我丟失了的那份溫情。在七月十日的信裡，末了你問我：月亮又圓了，有什麼感想嗎？但是如今月亮又圓了兩次，昨天還是一夜圓月的中秋，我有的却只是飄零，孤子，更伴著一支殘缺了的憶念。秋雁已飛盡，無法寄相思與伊人知。其實我們相距咫尺，何以竟會覺得像天涯海角，隔離遠遠？

我一個背離了鄉井的人，在燃著燭燭的異夜，孤獨的伏在客寓的椅子上聽秋風無情的敲打窗紙，這時我簡直寂寞得與死接近，不知抓起一點什麼才能使冰冷的心裡添增一點溫暖，那怕是一口溫熱的茶水也要使我如獲至寶，可是生性連這一點滿足都得不到。夜裡又失眠，因為多思慮。有時我默默的念著一個名字，一個使我生命顫抖的聲音；唉！那裡去接受一聲回音呢？你是否還記得有人在夢中叫你？

難道我真要這樣孤獨的活下去嗎？——像一株無花果樹在寂寞裡萎落了你的青春？
多冰冷，多無情，多慘痛的遭遇！
有過多少次，我重走在我們兩人曾經走過的道路下，

想去看尋過去的足跡，天知道這該是多末曠蕩的舉動；結果是更增加了我無限的哀愁與懷念。有一回我去叩一個會熟識但已生疏了的門，希圖再重聽一次清晰的笑聲，然而一個現實打碎了我的夢幻，我回身就走，不敢回轉一下頭。居然有那末一晚，如我所祝福的夢到你，在夢中我竟不敢相信那是現實，我還依稀的記得我如何珍重我們相對的每一個時刻，怕一不留神就會失掉你。我記得我並沒有絲毫的責備過你，你呢，還是像前幾次隔多了日子不給我信時那樣的我道歉，說雖然時刻的想到我却忘記了給我寫信，我心裡激動得很利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想不出方法來消滅這珍貴的光陰，我握緊了你的手不忍鬆開，可是終於我清醒過來，淚從眼角滴碎在枕頭上；天氣已發白，我仍癡呆的而又閉緊淚眼想去追尋逝去的夢境，怎麼可能呢？權樹一座碑碼在過去的墳墓前，紀念我們的邂逅相遇。

朋友們都關心我的勸我別這末憂，又何苦一再的磨難自己，對於這些垂詢我唯有感謝却不能接受，我心裡的苦衷沒有人瞭解。有時我也想到過那最殘酷的解脫，而我又感覺到沒有那勇氣。「生活就是受苦」，我在實踐前人的語句，一天天在受苦裡生活。

我時常咒罵這個社會太無情，太冷；然而又有人告訴我並不是社會冷，而是我之過於熱的緣故，這樣的回答我不免有點懷疑，我從來想不通別人之與我不同的道理。

夜已經深了，隔壁的軒聲連續的傳過來，不禁有些驚慌於自己是這院落裡唯一的挑燈獨坐者，倘若是在兒時，將又要恐懼有鬼怪來敲我的門了，而今則早已沒有那些不著邊際的想像，雖仍年青，心却已蒼老，幼弱的悲哀與喜悅又襲上我的心，人何以如此之易於衰頹？

手也疲倦了，把寫過的一些重讀一遍，覺得仍是沒有把心裡的話寫出，我其實是大拙笨了，或是心太平靜，免不了有些激情。最後讓我再親切的叫你一聲吧，希望你仍能為這顫抖的聲音回頭，我這裡給你無限的祝禱。

癡癡都要燒盡了，我也抹一下這被淚水浸濕了的眼睛，想你在睡著最香甜的覺，可是你會夢到有一個受苦的人在暗夜為你祝福呢？
願這封信別再失落，讓它尋找到它實質的主人。
三十年中秋節後一日於小公寓。

海債

金德

讓我細細講給你！先生，我所以在外流浪的原因。我本是鄉間地主的兒子，那村落靠近海與山，前面是海，後面是山，的確是風景絕佳的地區。村民不算少，可是總看不出多小準確的數目，因為這裡的居民，常是結伴一夥航海外洋的水手，往返不斷，這地方亦就軍做小小的港口，我自小長居在這美麗的地方，沙灘蚌殼是我幼時友伴，但孩子亦漸漸長大起來的，我長到十六歲身體亦同着寬大魁偉，因此父親常常在母親面前微笑的說，我是個未來的強健好水手。

我接受父親的願望，每天清晨到村後山林去做有益身體的運動，放棄了蚌殼幼時的友伴，揀起了鳥鎗沙袋，練過了沙袋，休息以後，便執起鎗靶，在林中打獵，打一些鴉與鸚鵡一類鳥禽，有時候午飯亦在林中食，飯後便倚着樹吹起我溺愛的銅鑼，就是自己亦沉醉在這仙境似的地區里。

讓我減短一些說吧！先生！你亦許覺得這是無聊的開始呢？請你耐煩，我就接下去，要知道近鄰的居民男女老幼十有八九會游泳的，那你也就知道我是怎樣技術精良呢。

那是個色色綠綠映紗窗的日子，在傍晚我浴着胭脂紅的海面，去追趕落日霞輝，但我總不敢離開海岸太遠因是深海時而出現虎鯨。我就沿岸仰游，我正在游到得意的功夫，我的腳踏着一件柔軟的東西，某種猜想我恐懼起來，但不久一團濃墨現出海面，是一位着紅衣的姑娘？我脹紅了臉，很不好意思，姑娘呢，却對我微微一笑，遂後我們開始一齊游到沙灘上。

她是很美麗的少女呢，濃青色長髮豐實的甜美，長得端正的面龐我起初鍾情於她，紅色的泳衣給我一個記憶，紅的楓葉綴在藍天底，她對我講，她是同村一個鄉神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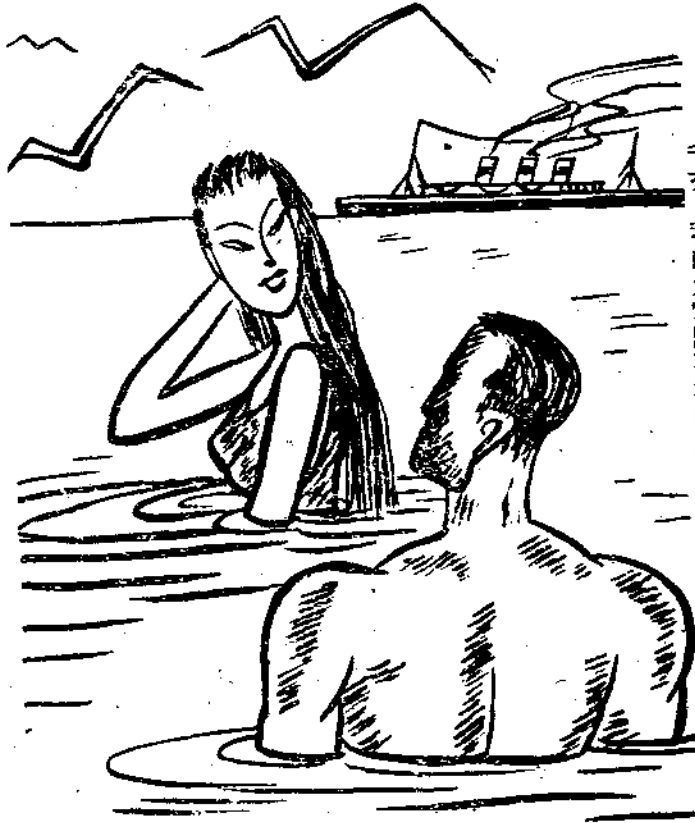
此後我們每晚在一起游泳，我們彼此接近，我們最後度着初戀生活，有時候亦一起遊山林，

那時節的故事，就似沉悶枯老的梧桐，編結了蜘蛛的網，感情的絲網黏結了兩顆心，我們盟願不會分開了。

先生！我不說你亦該知道，我們是怎樣去度那些燦爛的日子，我們是怎樣彼此信賴對方是自己的燈火，有了燈火，纔不致陷到黑暗路上去，真的那時候那怕僅是一點螢火虫的光亮亦能撈到一片記憶呢。

她常是穿藍花衫子，總是那末乾淨秀麗惹人愛，我深深愛着，愛着這使我快樂無憂，繾綣深情使你享到蜜蜂的生活，愛着這甜之蜜之的日子。

但，日子突然變了，真像一個雷聲似的驟得我似落千丈，我由天堂降在地獄里，我的上帝不容我儘享樂而



一團墨髮出現了海面，一位著紅衣的姑娘

無憂的生活，先生！你許以為我在謊語，真的，就是這末一個發狂奇突的風雨，日子，是我活到十八年亦不曾有過的，海浪傾山般湧到岸上來，天陰得可怕，密雨來着風電，齊襲到林裡來，樹倒房塌，神鬼鬼障，怎樣奇慘的一天，村民們相擁避到山上去，我同父親母親亦逃到這山上來，村落已成水區，遂後我擡起船去救災民，我記着那個紅衣姑娘。

我救了不少災民，就連那位鄉神，姑娘的父親——亦撈到了，可是却沒有她的影子，我又為某種癡想而恐懼了，我問鄉神，回答我的僅是兩串絕望的淚水。

風雨漸漸，海浪稍平，海風仍是怒吼狂叫，凍結了一顆心，擡起我的烏篷船，我發誓找回來她的屍體，船身任海浪狂搖，我努力把着舵逆水航行，我留意浮漂的物件，但卻不會有過尸身，這時風勢又復狂猛，那時候我的確橫了心，即使海洋做了我的墳墓，亦甘願犧牲，最後海風將船頭吹到一個荒島上，先生，說這事亦太巧，就在那島上尋到了她孤寂的尸身，身子一半為沙土掩蓋着，藍花衫子仍似往日一樣淨潔，但是人的內身亦差不多快要腐蝕了。

先生！我是怎樣悲哀！我的上帝為什麼這樣短促收回了她玫瑰生命？我撲倒在沙地上抱痛冰冷的小身，覆到懷內淪淚的臉緊貼她，無罪的孩子死後仍泛露笑靨，用這無言的擁抱沉澱無儘苦痛……我祈禱一番，我願所愛的姑娘寄我一夢……末了我把她的尸體載回了家鄉。

此後我就開始落魄了，我不忍在臨舊日遺跡於是我帶了銅鑼在外長年流浪……

先生！我告訴你我是咒詛海洋的病狂者，惡魔的利爪是殘毀我希望的手，我的父母亦是在這大海嘯不久病逝的，他奪去了我的姑娘，埋葬我的「初戀」，有一個時候我瘋狂擊着海水，我咒罵，我狂顛我的燈火熄滅了，使我踐踏了黑暗路途……

先生！我如今遇到你這樣誠懇關懷隱衷的人，我全盤對你講完了，這是我戀時殘餘的銅鑼正好在這濼雨的日子揚起我的哀音寄殘零心曲……

我想記得那一天，
褪萎了你玫瑰華年。
這裡揚起我不欲吹的曲子，
苦雨濼風訴心弦。

海和山

·行徐·

從小生長在山上，玩耍在海邊。

以前，我說山是我的父親，海是我的母親，自從有一次，因為要看自己親手填滿在石洞裏的沙，是怎樣給海水沖沒有的，潮來之前，我伏身在兀立在沙灘上的那塊高大的礁石上，沒有想到潮來的時候，是那麼洶湧，結果喝了兩口鹹水，才跑上岸來從此才改變了我從前一貫的認為，因為我只記得父親才有這樣的性情，那種嚴肅而偉大的力量，由此我更記起母親的溫柔慈祥像山上的月光和小草。

我愛早晨看海，晚上看山。

雖然晚上看山，小的時候有些感到蒼然可怕，但是漸漸的長大了，我的感覺告訴我那是山的氣息像小的時候母親抱着我睡覺之前給我說的「老皮猴」故事一樣，那從山頂上，樹林間洒落下來的月亮的光，正像是母親眼睛裡的光。早晨太陽從海裡鑽出來，像是父親喝了酒的臉，雖然除了暴燥如潮來的時候發着脾氣，但平時他永遠是默默的，在他默默的態度裡我得到過多少的訓誨。

現在父親和母親都死了，丟下他們的孩子而死了，然而他們的精神是永遠的存在着，我望着山和海像望着我的父親和母親，我是山和海的兒子，我是大自然的兒子。

我並不孤獨，除了山和海，和主人家的一羣羊之外，我還有一個小伴侶，她同樣是生長在這大自然裡，她呼吸着山野的風長大起來的，她也有像山一樣的溫文和善，雖然也有像瀑布一樣的強硬的脾氣，但瀑布的洶湧是要歸合於海，是順着山溝流波下去的，沒有危害山上的一切的生物和什麼，而且流過石邊的時候，還會唱出一些清脆俏麗的歌。我的小伴侶也會唱一些清脆俏麗的歌。

如果說她是山，我就是海。

「羊姐兒！你是那東邊的小雲臺，我是環繞着小雲臺的那個海灣。我會抱着你睡覺。」

「不，我是大雲臺，你就是這大雲臺山腳下的望不盡的海，我會抱着你睡覺。」

我想：大雲臺是母親，大雲臺山腳下的一片望不盡的海是父親。可是我沒有說，因為我以為她的話也許有一天會變成真的，我希望，但願得。

「你說啊！你說是。」見我沒有說話，所以逼着讓我說。

「我想起來了，媽媽說我是屬虎的，所以我叫虎。你呢？」我沒有回答她，我却另找出了話題打岔。

「我可不是屬羊的，因為生我的時候，我們家的老羊也生了一隻小羊。」她好像給我的話題岔開了，沒有再逼着我答應她。

北風漸緊
寒意襲人

君不覺涼乎

源 隆 祥

絲 綿 毛 品 網 緞 大 商 店

御寒物品
一律齊備

店址：北京前門外大街
電話：南局 二一六六

「我是虎，你是羊，我們都是這大雲臺的兒女。」我立刻抓住了回答，而暗示給她。

「可是，你是那麼強，我是那麼弱，你不要吃了我啊！」她好像沒有聽懂我暗示給她的話，而只注意到虎和羊的強弱。

「我們都是這大雲臺的兒女，我不會吃你。」我急著的解釋着，但立刻我又想起來一個問題：「可是虎和羊的兒子是什麼呢？」

「不——不，虎你欺侮我，欺侮我！」她紅了臉，小拳頭打在我的肩上，聲音裡帶出無限的委屈。

我真沒有想到，我的話聽她聽得欺侮，她說出來以後，我也真後悔我的話說莽撞了。我明白了，正要向她撫慰和解釋，她的母親在叫她，她驚然跳起來應着跑去了。我也只得悵悵的趕着羊羣回了主人的家。

從這天起，我打着呼哨趕着羊羣從她家的門前經過時，再也呼哨不出她的影子，我以為她因為那天的話惱了我，我想向她解釋，給她安慰，求她饒恕，只要她出來見我。

但是山自沉沉，海自默默，草野間，只有我和羊羣，沙灘上，只有我和我的影子，我每天重復的把沙填滿了礁石上的洞，而每天潮來的時候都給沖沒有了，我每天都懷着一個絕大的希望打從她家的門前經過，而每天的呼哨都落得空落落沒有回應，我曾經氣憤的用腳踢着羊羣裡邊的一隻，但踢過後，又立刻抱住被踢的那隻撫慰半天，我想我要真的是海，我要像父親會說過的來一次海嘯，哮到山上，淹沒了她的家，淹沒了山頂，我要漂她在海上。

然而我要是海，也是那環繞小雲臺的海灣，只有淹沒了山的心，而沒有淹沒了山的力量，雖然她僅僅是比大雲臺矮一多半的小雲臺。

因為心裡的不自在，山也很沉鬱，海也很沉鬱。雖然這些天來海邊上來了很多隻船，山上搭起很多處房屋，我只感到他們的擾亂，而沒有感到異樣的熱鬧。

有一天，我同樣是呼哨着趕着羊羣從她家的門前經過，看見她的家也在修理房子，我不禁有些驚奇而停住了脚步。就在這時候，她，羊姐兒提着水桶從院裡出來。

「羊姐兒！羊姐兒！」我不禁歡快的跳起來。

「呼——」仍然像往常一樣，她應着我的呼哨，學着羊叫的，跳了過來。

但這次她因為提着水桶，有些忙亂的拉着我往山上跑，我知道她是到山溝邊去提水，於是我接過了水桶，呼哨着羊羣奔上山去。

「羊姐兒，你這些天——」我想向她解釋關於那天我的莽撞。安慰她委更的心。請求她給我饒恕。

「不要說了。這些天把我可忙壞了！」但是她說出來的並不是那天的事，她並沒有記掛着那天的事，她也沒有向我責備，她是在說着我沒有想到的事。

「忙？什麼事值得忙壞了你？忙得不出來和我玩？」見她沒有記掛着那天的事，我却有了膽子向她責問。

「忙什麼呢，就是那天——你欺侮我的那天，」她還記得那天，她還記得我欺侮她，我聽了心裡一跳，可是她只這麼輕輕的一提，便又說着別的：「媽媽不是叫我回去的嗎？我回家一看，家裡來了那麼些生人，聽說是在和我爸爸

秋涼咳嗽

健德士久咳丸

治新久咳嗽傷風肺癆
痰喘一切肺部各症一
服除根洋壹元



●去濕止痛脚氣靈藥●

無論男女脚氣一擦除根永不復發
每瓶大洋五角

●美容奇藥●

治面上粉刺痘痕斑點烟容風癬各
症每瓶壹元

●保險染黑髮●

上海麥克公司黑髮液染黃白頭
髮不傷頭皮無效退洋壹元二買一
送一



肝胃病除根

請服健德士加料舒肝丸治心口疼
肝氣各症保能斷根永不復發壹元
二角

興華藥房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支店張垣
(外埠函購加郵)

商量買山地的事。」

「買什麼山地？」

「就是我們家有的小雲臺那一片山地。」

「他們買山地和你有什麼關係呢？」

「來了那麼些人，家裡人都在忙，我當然也在忙了。」

「都在忙什麼呢？」

「忙給他們做飯吃啊，忙給他們燒水喝啊！」

「忙這些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有好處，我們家的那麼些山地賣了，當然我們家要進很多的錢了，這不就是好處嗎？而且他們還要化很多的錢租我們的房子。」

「化很多的錢？」我想着，我莫明其妙的想着，立刻就想到他們化很多錢買那麼些山地有什麼用處的問題，和化很多錢租她們的房子以後她們住到那裡去住的問題；「他們買山地做什麼呢？他們買了你們的房子，你們住到那裡去呢？我不明白。」

「買山地，買山地，」她好像也有些不明白，可是她想了想却含混的對我說；「好像聽說他們買了山地是爲了填海，買我們的房子就爲了他們住，可是爸爸並沒有說我們預備搬到那裡去，好像我們仍然可以住在這裡似的。」

「買山地是爲了填海？這真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奇事，海填它做什麼呢？他們有什麼能爲搬山去填海呢？笑話真是笑話，羊姐兒，你不要騙我！」我莫明其妙的不置信。

「誰騙你，騙你掉到山溝裡！虎！就在這裡打水吧，打了水我還得快回去燒呢。」

我們站住在山溝邊。我真不可解，羊姐兒是不會撒慌，而且她瞎了咒，可是那麼些人，要化那麼些錢，買那麼些山地，搬山填海，是爲了什麼呢？

我一邊打滿了桶水，一邊在想。

「我提回去了，你看着羊吧。」說着羊姐兒提着桶就走。

「你還回來吧？」我望着她的背影，很快的想到她走了剩我一個人怪寂寞的。

「不，我還有好多事要做，媽媽也不會放我出來。」她站住腳向我解說着，可是說完了，不等我回答，便又提着桶下山去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空落落的，想着那麼些人，那麼些錢，那麼些山地，和海和他們的房子，和她。羊在草地上跑着跳着，啾啾的叫着……

又是幾天過去了，幾天來我呼哨着趕着羊羣從她的家門前經過，看不見她的影子，但是那些人，那些錢，那些山地，和搬山填海的事却纏繞了我這些天。

我想到小雲臺是羊姐兒的比喻；我想到那些人也許不是人，而是母親故事裡的神，除了神有那麼大的能力搬山填海，人那裡能夠！可是，可是，我的海，海真的會給他們填平了嗎？於是我更想到我把沙填到礁石上的洞裡，潮來的時候便沖沒了的事，我更不敢相信着羊姐兒嘴裡的事是真的，雖然羊姐兒是不會撒慌，而且她已竟瞎了咒。可是，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海邊上的船更多了，山上的房子也更多了，山上也更多了很多生疏的外來人，人們都在高興的說着這裡不久要熱鬧和興旺的事，是那慶高興的談着，我明白，這些發現都一定和羊姐兒嘴裡的事有關係，於是我更莫明，更擔心着。

不久，山上到處飄着雇工人工的白旗子，有很多山上的年輕的漢子給那白旗子拖了去，我也給拖了去，雖然我說是牧羊的，他們却說給我比牧羊賺來的錢還要多。

介紹給您

各界公認的標準代乳粉

三羊牌
牛乳粉



用以

哺喂嬰孩

確保

發育健全

因爲

品質優美

而且

定價尤廉

天津西頭如意巷前

宏業奶粉食品公司發賣

各地百貨大商店

食品店藥房均售

山上到處響起鐵錘擊着石頭的響聲，到處響着炸藥炸開山的響聲，到這時候，我明白了，那麼些人，化那麼些錢，買那麼些山地，原來是炸開了山，炸碎了石，那麼些隻船，載着石頭，丟進海裡去，搬山填海是這麼回事，我想這真是笑話了，到幾時把山炸完，到幾時把海填平呢？

然而，然而，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日子積聚多了，小雲臺已竟炸缺了一大塊，海裏邊填起了一條崗，我的到幾時的念頭有些顛抖了，我的山，我的海，我擔憂着它們的運命，我要他們還給我偉大的山，偉大的海，我的父親和母親的永遠存在的精神，我是山和海的兒子，我要打走他們，我要奪回我的山和海。

「明白了嗎？那些人爲什麼要化很多很多的錢來買很多的山地的事呢？」

有一天我又遇見了羊姐兒，她向我笑着問，可是我暫時沒有回答她這話，因爲我有更掛心的事問她：

「可是他們住了你們的房子，你們怎麼還沒有搬呢？」

「哦，這事啊！我們爲什麼要搬呢，他們要用很多的人，我們全家就給他們用着，做飯啊，燒水啊，收拾屋子啊，他們仍讓我們住在大門邊的兩間房裡，而且給我們很多的錢，我們吃飯喝水都不需要錢。這不是很好的事嗎？羊姐兒好像很高興的說着，然而我却有些生氣了。」

「你就忘了我嗎？」

「我沒有忘了你啊！」

「怎麼總不出來見我呢？」

「我在忙着這回，忙着那回，我那裡有出來見你呢？再說，你不是也很忙嗎？忙着炸山填海嗎？」

「不，我不願意這樣，我要你，我要山和海，山不能炸毀了，海不能填平了，我還要你和我像從前似的跑上山望着海。」

「但是，他們給我們很多錢呢？」

「不，我不要錢，我要你和山和海。」

「傻孩子！不要做夢了。」有人在叫她，她說了這麼一句，拍了我肩一下，便跑了。

我想抓住她，但是她竟跑了。

從此我有了憂鬱，眼看着，山一天天的炸毀了，大塊的石頭一天天的填着海。

不久，那海裏用石頭填起來的崗給人修理很平坦了，聽說那名字叫碼頭，有外來的輪船停在那邊上，人們都在歡呼着，有很多的人來往，有很多不認識的東西在那碼頭上，更有許多山上生牽的東西裝上了輪船，說是運往別處去，這荒涼的山上也亮起電燈，堅起樓房，一些外來的人都整天在忙着，人們都說果然這地方興旺了。

然而我的夢，羊姐兒說我做的夢却完全破碎了。

然而，有這麼一天，說是打仗了，從人們的嘴裏，傳來了大砲的響聲，傳來了炸彈的響聲，比山上響着的鐵錘擊着石頭，炸藥炸着山的聲音更響。

人們都在驚惶着。

於是更響的一聲，聽說他們又化了很多的錢，把那化了很多的錢開山填海築起的海裡的崗子炸毀了。接着很多的樓房也都倒坍了。

羊姐兒見了我的面，驚怕的哭起來了，我撫慰着她，我擁抱着她，她不哭了，我問她：

「我是在做夢嗎？」

她搖搖頭，我們望着山，山雖缺了一塊，然而山仍然是那麼兀自屹立着，我們望着海，海雖然多了一堆亂石，然而海仍自湧着。

「你是小雲臺，我是環繞着小雲臺的那個海灣，我會吻着你睡覺。」

「不，我是大雲臺，你是這大雲臺山腳下的望不盡的海，我會望着你睡覺。」

「你說啊！你說是。」

消食藥糖片

原名 果子露藥片

開胃·消食
潤腸·化滯

每盒定價六角
各埠均有代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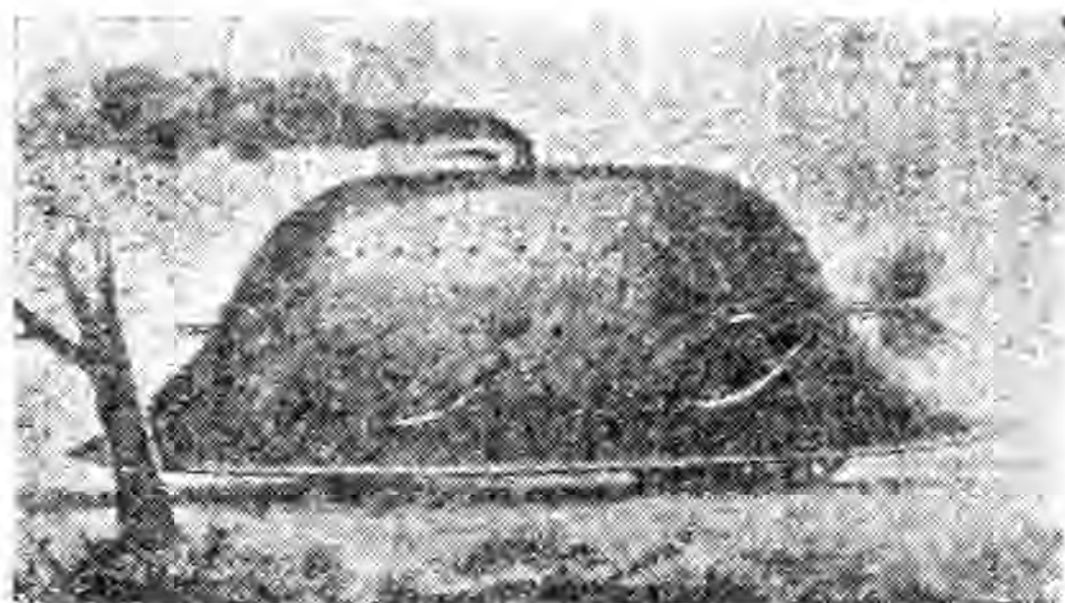
屈臣氏藥房

北京前外大街欄柵西口

戰車變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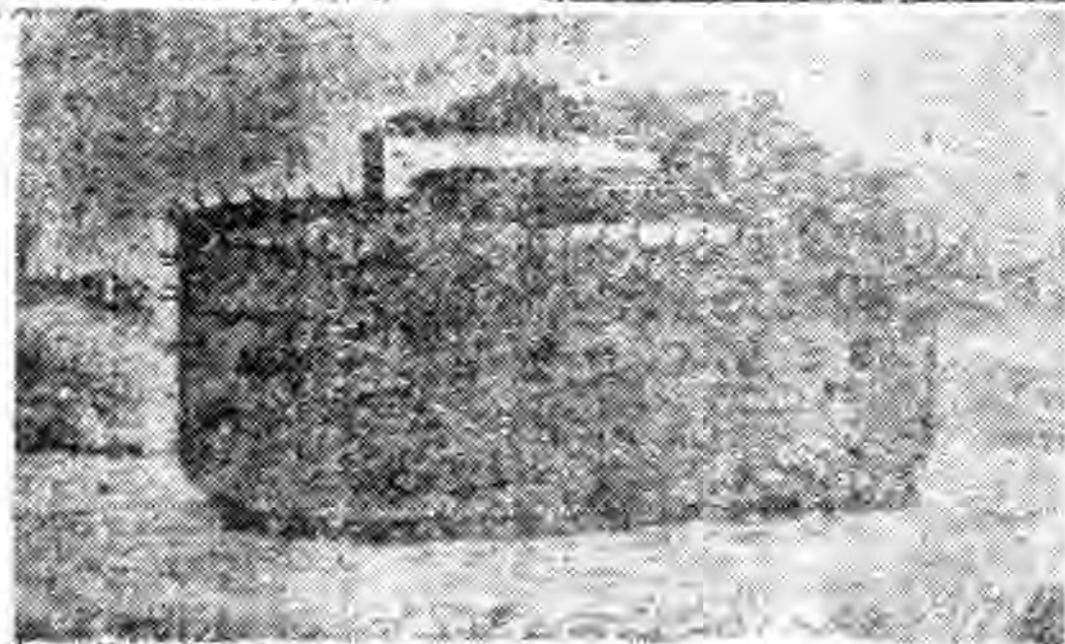
歐洲戰局，愈見進展，奔馳於前線上的戰車，早已被視為重要戰器，戰車，我們通常稱它為坦克車，發展到現在，坦克車已臻於最完備之境。回顧多年來戰車的變遷，頗多情趣，在上期的本刊裡，已經由上古順序的介紹，戰車的進展，這裡，陸續的介紹下去，看看最古的車輛單的設備，再看看最新戰車完善的武裝，可見人類的進展，以至於作戰的武器了。

(李芬)



戰團艦戰車

一八九七年，更有戰團艦戰車發現，已經顯示「陸上戰艦」的威容，車身完全由堅韌的鋼皮圍護，參看銅圖，真感到別有一番趣味，活無異於一頂巨大的鋼盔，活躍陸上。



蒸汽戰車

戰車形式與裝備，雖屢次演進，但動力機關始終未得完普的利用，自蒸汽機關發明後，於是戰車的設計上，也根本的革命了，一八五五年，利用蒸汽機關的戰車已經發現，車上裝備多座砲台，車體更趨流線型。



大砲戰車

這是在一八九七年間，發現在德國軍隊裡的一種戰車，設備雖然還是那樣簡單，但，已裝有巨砲二門，指揮官在車面以雙眼遠望鏡觀察陣地，戰車的行駛，發砲的目標，完全以指揮官望視所得而定。

賓寧頓式戰車

時代進展，步入二十世紀，這種戰車首先在英國發現，年代是一九〇〇年，發明人便是歷史上有名的賓寧頓，車身的裝甲，比以前又顯鞏固得多，巨砲三門，司砲人有完固的鋼板遮護，這種戰車，可以說是劃世紀的產兒了。



流線型戰車、

戰車的外形，頗帶『快速』的意味，車身簡單，這種裝置却很複雜，着重內燃機關的輻動利用。車上並裝有折光鏡，戰士在車殼內可視察四外的情況，這種戰車是在一九〇二年間由英人史密斯所設計。



四 海 行 商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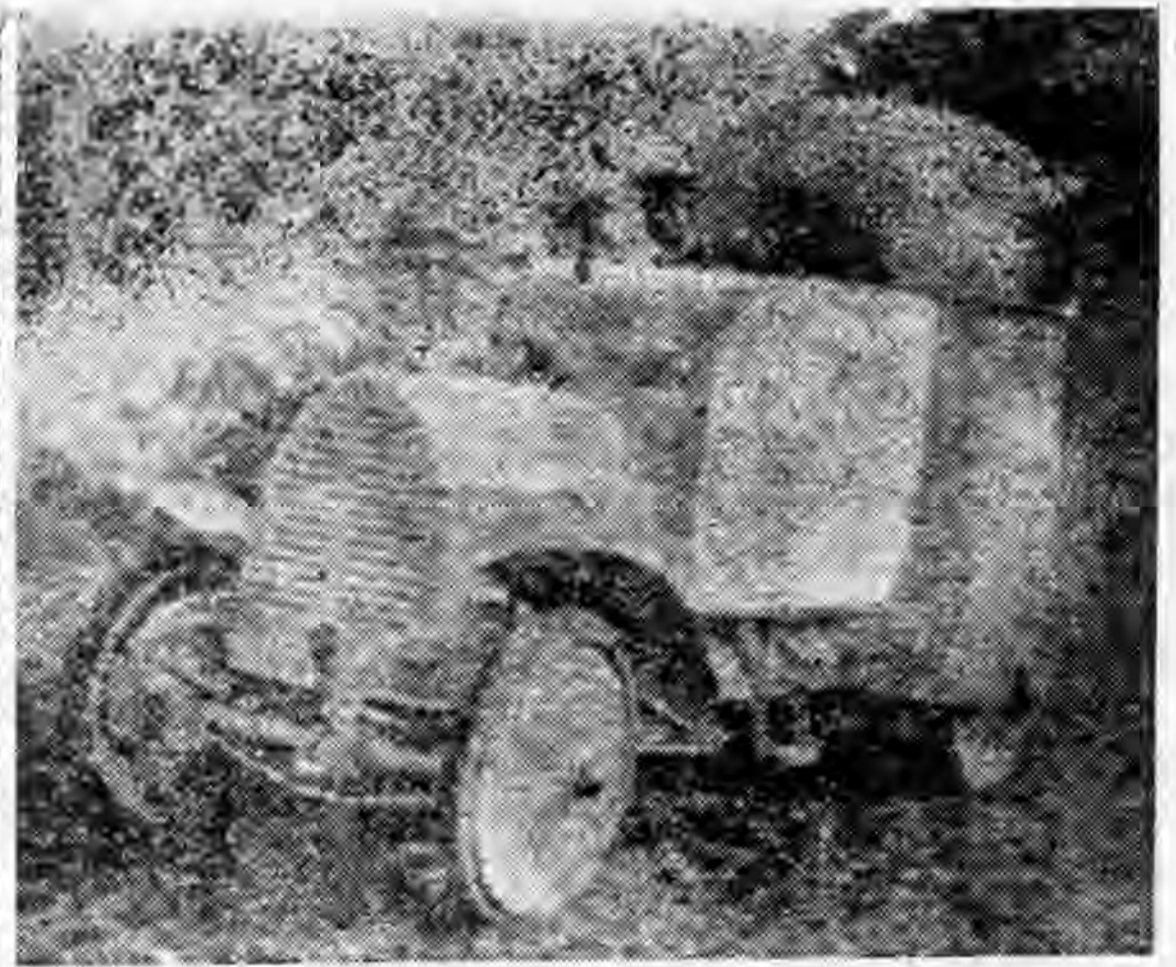
經售：

各種唱片
精美唱機
泰西樂譜
優良樂器

各處皆有售
器樂之附屬
品一概俱全



地址
王府井安門大街65號
電話(五)四九八
正誼西單商場內229號
電話(二)三六四一



武裝偵察戰車

一九〇三年初，有這種武裝偵察用的戰事汽車發現，最初是由泰姆拉賓公司設計製造，車上設有迴轉式的機關鎗駕駛室前，有鋼鐵遮護，是輕速偵察戰車之始，也是現代鐵甲汽車的雛形。

新銳戰車

第一次大戰中，這一種劃時代的戰車，發現在松姆河畔弗列爾斯地方附近的英軍陣地，時間是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歐戰最烈的當兒，這種新發現的戰車，給與德軍一大驚愕，有着軍艦的功能，躍進的裝備，巨砲，機關鎗都裝設完善，這種具有兩個引擎，百匹馬力的戰車，是為近代戰爭之始，一般人，也都認為這是坦克車發明的起始。



重戰車

力外，而輸送運送，能任其重，已脫離了同物。鋼板，而輸送運送，能任其重，已脫離了同物。突飛猛進，由於此戰車之發見，本格的甲一般人都認為戰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

新銳戰車，不久，在德軍方面，又有四噸重的戰車發見，這種戰車即為近代重戰車之始，名稱為AVT型坦克，其特徵是全身最大的破壞力，而愈趨愈大，無怪乎。

牧馬



宴會



法畫壇之傳統畫家

都菲 (RAVVEL Dufy)

1877——

都菲在一八七七年六月三日生於南法的阿布港，自幼年時代以至少年總是在那裡，阿布地方附近一帶的景色很好，綠色的沃野，碧綠的海水，當地海水浴的風行很熱，他時常坐在海濱的高地上，瞭望着無際的海，完全陶醉在那大自然裡了，想着航海的旅人被船帶到遼遠的異鄉去。

他在故鄉即開始努力習畫，進當地的美術學校，教師是當年曾從益



格兒習畫的，此刻他完全受他的指導，十五歲的時候方才決心作爲畫家，由此也開始對風土，人物，海港風景等熱烈的描繪起來，直到二十歲，一九〇一年得阿布兒市助，給與公費去到他久已憧憬的巴黎去，國立美術學校式入學。

那時他得的費用很優厚，所以他的生活也很豐富，對於繪畫方面也就能夠專心去追求了，版畫插畫，木刻等由此時他也在工作，更努力於塗織原樣及一切圖案設計，成爲第一流的裝飾畫家，他的設計中能使人感到有生命之顫動和獨特之色彩。

他的色彩有無限的想像力存在，當時的畫壇正是在新舊交替時代，在他才來到巴黎的時候正是印象派全盛時期，一切的青年畫家們大概全受到了影響，及到莫奈，露歐阿爾，塞尚等出現，印象派算是閉幕，當時很多的畫家脫離學校去到新發展繪畫的途徑上，研究新的理論與技巧，建設現世紀繪畫的基礎。

一九一一年—一九二二年間，都非感受了瑪蒂斯的影響，分散各色調結合之率釀成色彩之交響樂，展示出自己的新發展途徑，一九一三年的競馬等……作品，乃是受到立體派的影響，試驗結果，漸漸對野獸派調不滿的感念，分析綜合機械式的構圖，補上從來的缺陷，努力二年後—一九一五年他獨特的素描要素出現，一九一八年更有新的進展，保持新造型上的解釋，此刻他自身的技法發現了。

都非在現代法國畫家中可列入一流，他的技法很高，一線的單純集合，素描的確實，畫面輕快，美術學校卒業的當時色調多用褐色黑色，以後他便大膽的奔放，展開獨自的空想。

他的作品在油畫以外有素描，蝕刻，水彩，木刻，石版等等的版畫，及挿畫陶器之原畫，更富有裝飾的才能，抒情詩人的素質性格明快，富有彈性對新的派別消化很快，才實現追求的成功，現寓美國，年六十四歲。（浮屠）



田野

劉文嫻繪 琵琶記



十三：皇上，爲了他一個人的地位，毀滅了多少個家。

早朝時分，重重疊疊，萬萬千的宮殿，開啓了玉關金鈎，捲上了繡箔珠簾。整個空氣裡氳氳着御爐香煙，沁人心脾的香，掠人面頰的燦。左右列着齊整的軍衛，中間排着端正的文武百官，拜，跪，沒有一個敢喘口大氣，想咳嗽也只好暫時抑壓下去。全殿嚴肅得，靜謐得只聽得到朝服的抖擻聲，擺動聲與磨擦聲。

相信，這裡的人們念着皇帝的尊嚴，誰敢不把自己的心腔真空起來呢！但只有蔡狀元伯喈，滿腹的心思洩之湧之，連眉毛也緊鎖起來：「決計辭官返鄉去侍奉二老！」

奏上去時，奏事官忙問所奏何事，伯喈便把滿腔心懷遞了上去。

奏事官嚴肅地打開了唇齒：「狀元辭官返鄉，莫非嫌棄官職輕微嗎？」伯喈忙不迭不敢不敬地尊敬地回了上去：「並非由於官職渺小，實因二老在堂，無人侍奉，我想回鄉看看望望爹娘，即使聖恩賜我以死，卑職也

甘心情願！」

「狀元又親在家，自有人侍奉，何必擔憂……況且聖上作主，太師議婚，這也是天良良緣，怎的狀元也好推辭。」

「不肖父母怎敢匹配！而況卑職聽說家鄉遭受荒旱，父母年邁，說不定早已作了餓殍！」伯喈揮了一把淚水，請黃門大人轉達上去，卑職感恩不盡！」

「如此，我把狀元這番心意轉達聖上，請你暫在午門外等候旨意好了。」伯喈滿心高興，從地上爬了起來，心裡儘自禱告上蒼：單盼聖恩應允。一刻兒以後，奏事官回來向伯喈喚了聲，然後莊重的說道：「聖上已經看過你的進表……只是昨天太師早有先奏，一定招你爲乘龍快婿！」

伯喈非常驚訝，方要駁斥，奏事官已經展開聖詔讀道：「……孝道雖大，終於事君，王事多艱，豈違報父……爾當恪守厥職，勿有固辭，其所議婚姻事，可曲從師相之請，以成桃天之化。欽此時命，裕安汝心……」

伯喈立刻像是給什麼嚇住了，對着這一紙催命符似的聖旨，怔了許久，忽然清醒轉來，慌不迭的叩求：「黃門大人，求您作好事，再給卑職重奏一下，只說蔡豈不願作官。」

那位神神氣氣的奏事官却不慌不忙嗤笑了一下：「狀元！你想得倒也週到……這是聖旨，你能違抗？」嘿！的一串冷冷的笑聲從鼻孔衝了出來，一直鑽進伯喈的心肺，甚至骨髓。伯喈喉頭一陣堵塞，幾乎昏了過去，全身像經過極度的冰凍似的連血液也凝成了塊。

奏事官居然良心上也起了一陣波抖，便也安慰了他幾句不痛痛痒的話：「狀元，你又何必千憂萬慮，人世間畢竟離多合少，平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況且大丈夫自當萬里封侯，豈肯死守故園家老？」

這一派假慈悲的勸慰，伯喈不聽倒也好過，聽了反掀起幾多忿怒，立刻切起牙齒，罵了聲「狗賊」：「你也懂得這些？你個死不知羞的東西，只會搖尾乞憐，拍皇爺馬屁！你……」伯喈一肚子的憤罵完全給身分欄在齒間。

終於，只有在他心裡，惱恨着自己走錯了脚步，悔不該依聽了老父的慫恿，再不改變了功名的誘惑：「到現在，有家歸不得，骨肉離散，妻子難見，家鄉，還不是一片荒涼，像心情一般慘切，國家，他媽的狗屁！皇上，爲了他一個人的地位，拆毀了多少個家！」讓我們死守着他的城池，讓我們保護他的私產，我們自己的家業，就聽憑着災荒毀滅淨盡，皇上，皇上毀滅了我，毀滅了我們的家，毀滅了……一切，爲了他一個人！伯喈幾乎暴跳起來，他想到他這時快變成一條瘋狗了，眼睛一定是紅的，面目一定是猙獰的，……然而他又想到：「呵！體面要緊！」，「體面」放平了臉上的威嚴，穩定了心底的怒潮。心底便像一池死水，冬初的死水，冰凍下來，也凍結起來，從頭到腳，一股森冷。

十四：你有了米吃，我家裡的人難道就餓死不成？

旱魃災害了北國，人們妄想着的一把甘霖，永遠紫，握在老天爺的掌心裡，像魔手抓住的一隻小鳥。黃風是旱魃使順了的一枝鐵棒，不允許天上留住任何一片陰翳，天便藍得像翡翠的寶石，而且閃着光芒。

這一帶的老百姓，爲了乞雨，頭皮已經磨得皮開肉綻，香灰早堆成了山坳，只是老大像一個雙膀的殘廢者，一聲不響。飢餓逼得災黎一個個臉形菜色，死神就在他們頭上舞旋。河南陳留郡蔡家莊更是活脫脫的一幅流民圖。官方也有些不忍起來，倡議打開義倉賑濟災民。這消息像慈母的手掌撫摩在每個災民的頂上，頂上，脊上，活躍了一顆顆寒透了的心。可是這消息灌進了蔡家莊的村長和管倉人，却像一柄利刃直戳進他們的胸膛。

本來村長和管倉人平日假公濟私，把義倉一向看成自己的私產，盜賣米糧，舞弊肥己，早成了慣例，整個的米倉已似鐵鑄了肚皮的臭虫，誰又想到今日上司官要點義倉。事實逼人，他們交頭接耳地不知審議了多少晝夜。

又是他倆的私商着的時候，上司官冷個丁的駕臨蔡家莊，喝道聲不異是他倆的死刑宣佈，他們想逃，逃出這個世界，然而上天沒有雲梯，入地沒有洞穴，兩個就料攪着迎接了上司官。上司官是一臉的嚴肅，他倆却陪起滿面的殘笑。村長陪地扯了一把管倉人，管倉人便會意的去到多處求報告集糶糧米的數目。

上司官點義倉賑災的命令頒佈下來，幾個管事人便把這消息傳遞開了，一羣限的工夫，成群的災民早擁在一處，等待着拯救。一個個按着戶口人丁分配了糧食。領過的，帶了歡悅的心情走了；未領的，還捧着一顆熱望的心。

大約是賑放了五十多家以後，再上來領糧的却是一個年輕的女人，上司官當時很詫異，忙一口不斷的問：「你姓什麼，住在那裡？家有什麼人？爲什麼男人不出來領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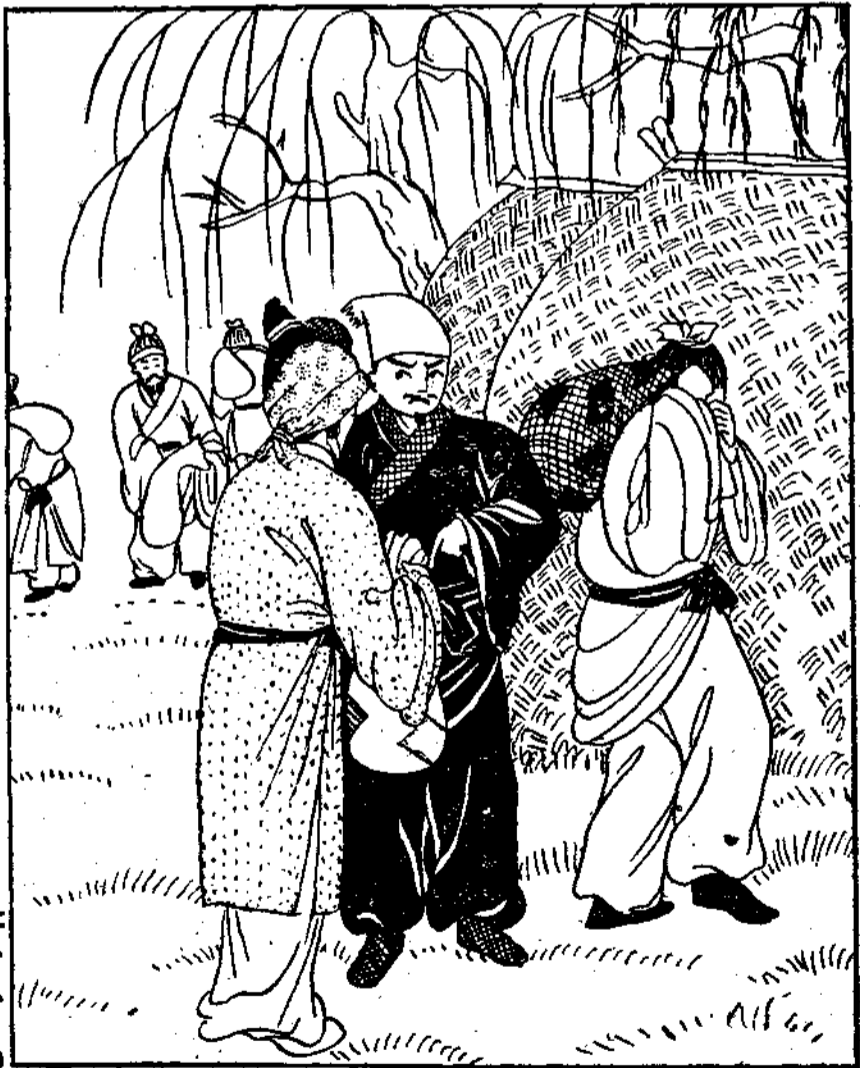
那女人像有千萬種哀怨似的，恨不得一口說個窮盡，然而話語一起奔到喉頭，却又感覺癱瘓起來。「奴家趙氏，就住在蔡家莊，公公叫做蔡從簡，只因丈夫伯增出外，沒有音信，一家只有三口，公婆餓得要死，只有自己出來……」她像是還有若干心思沒有述盡，可是上司官已經體會出她的苦情，忙吩咐左右：「快些支給她三口人的糧食！」

可是發放人却回話了，「米倉已經空了！」

「呵？」上司官回頭望了望村長和管倉人（他們正在顫抖着）：「莫非存糧所報的數目不敷嗎？」不容對方分說，便命令下來：「跟他到家裡去搜查！」

雄赳赳的武夫們抓小雞似的把那兩個擱了去，沒有一刻，從他們自己的倉裡，搬出來大批的米糧來，當即繼續發放出去，管倉人與村長眼巴巴望着自己的東西散給災民，像是從他們心上挖下一塊肉去。

婦女·家庭



趙五娘正高興的負了糧袋匆匆奔回家去，突然斜刺裡闖出一個人來，她還以爲是強盜來行劫，鎖定了精神去看，原來是管倉人：「呵！老伯！我該謝您的賞賜呢！」

「賞賜？嚶嚶！」管倉人睜着眉眼：「把米老實還給我！」

「米？米是官家發給的，怎能還給你？」

「米雖是官家的，你可知道那也是我自己的存糧？如何能叫你背了走？你吃了，我家的人難道就該餓死不成嗎？」

「老伯是富有的人，還在乎這一點米嗎？我家公婆都將餓死……」

「你公婆餓死，跟我沒了點關係，我的米你拿了去試不行！」

「只當老伯行善，救救我們，我把我的衣裳送給您也好！」

管倉人鄙夷着神氣：「哼！你的衣裳？那麼破爛不堪，半文錢不值，我拿了倒嫌礙眼呢！」說着就要動手去卸趙五娘肩上的米袋。

趙五娘退了一步：「好老伯！只要公婆能够不餓死，您要什麼……」

琵琶記

馮一

記一個偉大的女性

吳蒂

西河沿五斗齋培幼小學校校長

郝秀聲女士

自從認識了社會的廬山真面，我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注視着社會的動態，尤其側重於我們女人的一切，無論是職業方面，生活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成了我探討研究的唯一對象。

計算起來，已有六七年的光景了，但我對女性世界的觀察，所得到的印象，只是一些五光十色的罪惡資料，談到成績，作為「得零」。我只有恨怨女人們的無知無識，不顧上進，甘心落在男人的背後，永遠隨附驥尾的鬼混下去，即使有些女人憑了自己的學力，官是堂皇的衝進社會陣營，但充其量也不過是有限的幾個女性在社會上空佔領了一席之地，至於是否盡職，是否能給女界爭光，還在可疑之數。平時，我老是默然中這樣逼問着自己：「我們女人羣中難道沒有一個爭氣的嗎？」然而看看當前的女人們的成績，連自己也要羞紅了面頰。

也許這古老的都城真的是人才的薈萃所，自從個人由鄉間來到這裡，屈指盤算，才只五個月的過程，然而在我新結識的友人中，竟有着不少位的女性是我理想中的人物，幾次想把這幾位幹才介紹給大家，終因了筆底拮据，未能如願以償，然而自己，總像胸頭凝結着一股瘀血似的。這些位女性中間，給我印象最深刻的，該是培幼小學校的郝校長了，事實使我承認她是偉大的女性，我沒法不對她崇敬。

這位郝校長的大名叫做郝秀聲，四十左右的年紀，一副慈藹和善的面龐，眉宇間充溢着誠懇，莊肅的氣息，一派流利的口齒，一身樸素的服裝，也許不用筆者仔細的描寫，讀者諸君早就對這位郝校長有過深刻的認識了吧？郝校長，還是讓姊介紹給我的。記得，那是一個清晨，我要求讓姊當天下午領我去訪郝校長。讓姊一向都很依順我，所以當時就答應了我的要求：「好極了，我們現在就去吧！」

「不太早嗎？郝校長是有身分的人，她會不會討厭我們的莽撞呢？」也許郝校長這時還沒有起身吧？

「你想錯了！」讓姊很不悅的向我解釋，「你以為有身分的人都會搭架子嗎？也許如你所想。不過……你却要知道：郝校長並不是那樣的人，不只她每天起得很早，而且她從未曾虛度過她的每一個清晨呢！」

果然像讓姊所說，當我們走進培幼小學校的校長室，郝校長正在整理或者是檢閱着學生們的作業簿子，案頭，一些新聞紙，一些新舊書籍，像是才離開



(贈之一楊)姐小儒學楊生材高大輔京北

妻子要沉着

挽回境險

司徒靜文

家庭空氣的安謐平和，本來全憑着夫婦感情的膠結來維持。愛情追隨着歲月前進，家庭生活才能逐漸生動而美滿；否則愛情逐漸減，家庭快樂當也逐步衰退。這是一種定理。所以無論怎樣的一個家庭，倘使發現空氣裡有了什麼波浪，必須馬上制止或修復。這其間，較負責任的該就是主持家政的妻子了。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進步到頂峯的時候，總難免要降跌下來的，不僅是感情，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也有着同一的物理作用，像拋物線那樣。夫婦相處並非是短暫的期間，而且由於接觸的機會較多，需要同心協力的地方也較夥，感

(贈一潘朱) 涯生女神標暫境張

手頭的樣子。

幾句寒暄和露娜的一番介紹後，我們和郝校長像是十多年的老友似的，不分賓主的坐下，閒談起來。忘記了當時是怎樣一個機會，談鋒轉進了辦教育的話題上去，由這裡，露娜和郝校長都想起一聽郝校長的辦學經過，但郝校長接受了這個要求之後，竟自緘默了好久，郝校長大約正給這個請求掀起了她過往的波瀾吧？那經過，也許是一些值得追憶的，也許是一些堪可嘆嘆的，總之，我以為無論是初創一樁什麼事業，前面都是佈滿荊棘，而相當難於着手的，也許郝校長爲了這種劇痛而感傷着吧？

然而只是五分鐘，我們之間的暫時沉默又給郝校長款款的訴說衝破了：「呵！說到辦學，我真感到相當慚愧。雖然我側身教育界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可是這些年來的努力，並沒有什麼驚人的收穫，這在我總是對不起自己對不起關心者的一點地方。」

「二位既然願意聽聽我的經歷，也未嘗不可當作一段笑談，把我自己介紹給你們，可是我要預先聲明：」郝校長笑了一笑：「我所背誦的並不是一件事實，而僅是一點故事而已！」

「說起來，連故事的價值也趕不上哩，而且，假使比重於社會上的任何事業，我的故事又是那麼平凡，那麼渺小，不過，這在我個人，却又是最大的犧牲，至少至少，我大量的腦汁和精神，健康與幸福，已經有過相當的消耗了。可是我所消耗的一切，並不能算是沒有代價，而是爲了培養一羣羣的小天使們，這該是讓我足以自豪的地方。」

「然而，想到自己的低能，又有些愧對這一羣羣的未來主人翁！」郝校長說着似乎覺得一點羞愧的樣子低下了頭，「可是，我爲了造就他們而受到的創痛已經不可勝數哩！」

「呵！您這種偉大的犧牲，確實使我們感佩而又慚愧呢！在這般荒蕪的教育界裡，您用盡了心血灌溉這一朵朵的小蓓蕾……」

郝校長好像不高興聽到別人的獎勵似的，不等我結束了這話，她却謙虛的點了點頭，很輕捷的把話鋒轉到本題上去：「當我初踏教育界的門限，」她想了想，「那還是民國十一年的一樣吧？我是給幼幼小學校長褚女士約聘了來擔任教務主任的，那時我被天價無窮的孩子們成天包圍着，我感到無限的榮幸，無限的愉快，就這樣，我在這種環境裡度過五六個年頭，直到十七年的秋初，不幸褚校長因了操勞過度而病倒了，她也許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便把這遺產——幼幼小學學校囑託給我。」

當時我給兩種情緒統統着，因爲我一方面想着「幼幼」這羣小天使將失去這慈母型的恩師，一方面我又恐懼着自己不能承擔褚女士的遺志，所以我只有祈禱死神放棄了這熱心教育的褚校長，同時我更在盤算着如何才不負她的一番誠懇的囑託。

「就在當年七月間，褚校長含恨離人間，幼幼小學就整個放在我的肩頭，那時我是怎樣的惶惶，而又是多麼哀傷呀！當時的情景，恐怕一生都不會忘懷呢。」

「褚校長去世後，校長的名銜就加到她丈夫的頭上了，不過這位先生並不像褚校長那樣熱心，他只知道學校是營利的機關，所以在他擔任將近一年的光景，他看出幼幼學校並不是他理想的發財事業，他便決心停辦「幼幼」了。我呢，爲了努力下去亡友的重託，爲了顧念孩子們的前途，我曾婉轉懇切的求他繼續辦下去，他却毫不客氣的惡言相向，對我攻擊，至今我還忘不了他的譏諷：「教職員只是金錢兌換了來的，根本沒有干辦校務的資格！」我雖用盡心力糾正他的錯誤觀念，然而正義那裡能勝過淫濁一副經過利慾薰陶的心腸呢！終於聽其自然，幼幼小學給這位先生一手摧毀了。那時正是民國十八年八月。」



燕京女星張冰素小姐 (燕京攝影場贈)

情方面稍有裂縫，意見方面略有不合，就是一個絕大的危機，星火足以燎原，一絲的不謹慎就能釀成終生的痛苦。這危機可以促成夫妻的離散，家庭的渙散，至低也要給夫妻之間留下一條永生不能彌補的裂隙。

因爲常相相守的關係，夫妻間的感情與其他一般的感情沒有異樣，總會由親密而降低了熱烈的程度的，這本是普遍現象，任誰也難於避免，於是種々危險性便潛伏在家庭生活裡的每一角落。常見這樣情形，妻子生了第一胎兒女以後，因爲夫妻間的愛情漸見鬆弛，便把全份熱情整個維繫在孩子的頭上，一切希望，一切興趣，也便集中在孩子的身邊。更常見這樣情形，丈夫因爲習慣了妻子的溫柔，渡過一個麻木時期，因爲有一種平淡無奇的感覺，便會得離壁蜀，去問津一些閑蕪野夢。至於家庭間將受怎樣的影響，就不再過問了。

丈夫在外面結交了新的戀人，妻子所處的地位與心理的變化，自然十分難堪，因了多數的女人不能忍受一丁點的刺激——這也是由於女人根本隔絕社會，鍛練容忍的機會較少所致——故而對丈夫的貪戀野草開花自會不滿，消極抵抗辦法，便是不理家政，漠視一切，積極抵抗辦法，便是提出抗議，爭吵辱罵。在這種局面之下，無論抵抗辦法是消極或積極，總會惹起對方的惡感，倘使雙方都要顧計顏面，相持不下，於是凄慘悲劇的幕布就要揭開了。

在一般頭腦較比清哲的女人，她總能想得到：人間的愛情沒有不發生裂痕的，天下的夫婦也沒有永遠不鬧意見的，而況丈夫有了外遇，並不是不平常的事，於是她藉藉了理智的分析，衝破了嫉妬的成念。也許她更會敏銳的想到：「水流千迴歸大海」，不怕丈夫怎樣故

燕京台柱米司李拉蘭

(燕京攝影場贈)



後來這批可憐失學的兒童們經不起這種打擊，就成羣結隊找到我這裡來，要求我為他們設法，當時，我幾乎向他們落下熱淚來，痛哭他們的不幸，痛哭自己的能力單薄，終於理智清醒了我的情感作用，我忍着心痛，用一些虛幻空洞的勉勵暫時哄慰了他們，另一方面我已下決心另組學校，然而：另行組織一個小學，談何容易呢！我既不是教育界的名流，又不是資產階級，一個人赤手空拳，怎好統領起來這一批可愛的孩子們呢！

「也是我苦幹的結果，終於經過短短的期間，耗費了多少精神，培幼小學校就在這時萌芽了，你們一定想得到，初辦一個學校，能力單薄，而且經濟有限，學校的設備，將是怎樣的不堪想像了吧！

「還好，師生同心協力培植之下，培幼小學校竟慢慢在社會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那以後，便由一切經過，我真不敢再冷下心情去回憶彼時的艱辛與苦楚……」

我個人多方交涉，約集董事，再由董事會申請備案……

「最先，我爲了紀念亡友褚女士，本想照舊襲用「幼幼」兩字爲校名，但當時因了不被許可，我只有命名爲「培幼」了！」郝校長喘口氣，像是很舒暢的樣子，「就這樣，培幼算是在教育圈裡誕生了下來，這一番經營，可說是很平凡而不足驚人，然而在我，却已耗盡半生的心力……不過，到現在我並不感到滿足，我心許給兒童們的成就，我並沒有努力出萬分之一……」

「呵！我聽到這時的郝校長的飽經風霜的面孔散放着偉大的光芒，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我像站泰山的腳下，縱使再伸長些軀體，也巴望不到山頂。」

由培幼小學校告辭出來，我和霞姐在路上默默的談着，郝校長的面影一直閃在我的意識裡，我不能一口說出對她的崇敬，對她的羨慕，對她的佩服。

霞姊似乎很能窺探別人的心強，她好像知道我爲了愛慕郝校長而五體投地，她又投我所好的向我談起郝校長的事來：「我真佩服郝校長，她對一切困難都不肯屈服，像她創辦培幼一樣，對於任何事業都肯吃苦耐勞，她說過：世界沒不成功的的事情，只要你肯苦幹，這是怎樣忠懇的斷語呀！郝校長不只有這種精神，即對於兒童也很循循善誘導扶上正軌！你看，從培幼畢業出來的同學，那一個不是很有希望的呢！」

最後，霞姊談到郝校長的私生活，平日不肯虛擲一分一秒的時間，只要是屬於自己的光陰，寧可犧牲了自己的需要，也要把精神用在學生的身上，這種精神真不愧稱爲「萬世師表」哩！



章曼雲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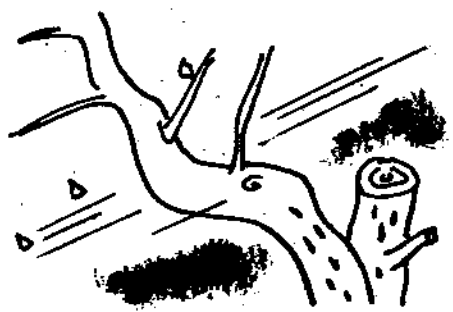
出膽量在外面眠花宿柳，但他總不會以身試法，給自己增添麻煩，縱使他一時意志薄弱，感情隱蔽了理智，自己無法擺脫外遇的糾纏，甚至於竟跟這一種女人結爲夫婦，但最終，法律與公理總會替她辯護，而戰勝丈夫的。

再聰慧一些的妻子，她會明瞭：一個人的情感一旦給異性吸引了去，他的神經已經完全麻痺了，甚或他想不到法律的可怕與笑罵的難堪，他只知一味沉湎，飲鴆止渴，放任情感的奔騰一如拔開了水閘，這光景，即使別人善意的解勸或惡意的阻止，都不會收到半點功效的，說不定反倒惹起他的反感，對妻子越發感到沒有可戀的餘地，而且假使他知道妻子看破他的秘密，他索性把殘餘的一部分愛情一股腦奉給另一個女人。

那末，作妻子的就等待着丈夫，任他去製造一幕悲劇嗎？並不！爲了愛丈夫，爲了愛自己，更爲了愛家庭，當丈夫貪戀着野草閑花的時候，妻子必須仔細反省一下，分析一下：丈夫的情感所以給外人吸引了去，是不是自己有什麼不能令丈夫滿意的地方，因爲，要不是自己失去統馭丈夫的力量，便是另一個女人有什麼超越自己優勝自己的地方。這種偵察工作只消自己在暗地進行，決不能給丈夫看出一點破綻，更不能直言無隱地去和丈夫交涉。

假使經過幾番調查與考慮，自己已經找到有什麼使丈夫不滿意的地方，或自己不如第三者（丈夫的新戀人）的地方，便應該馬上努力追救，改造自己，倘若你的缺點並不是人力或時間所可補救的——如容貌與學問不如第三者，你可以設法利用夫婦的方便與家庭的方便征服了丈夫，收回丈夫的神魂，使他感到第三者終是不能相伴終生，而妻子畢竟是可愛的。這樣，相信丈夫遲早要有歸來的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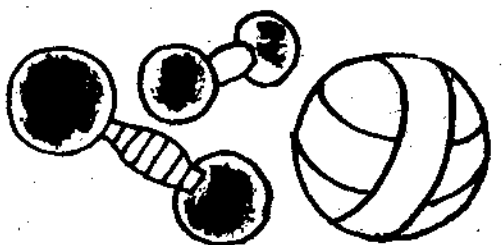
一月
天氣冷，
別忘預防
傷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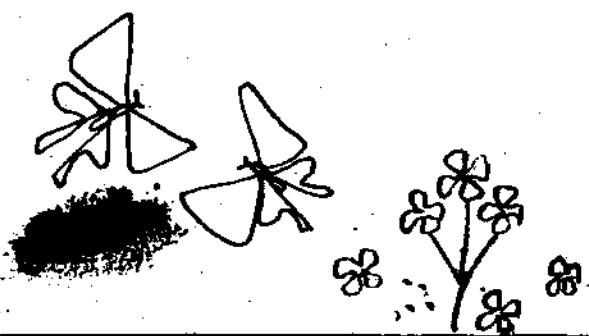
二月
陽氣昇，
預防惡疫
流行。



三月
肺結核，猛
似虎，快用
良藥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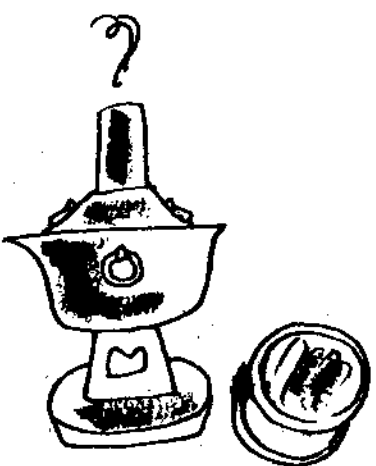
四月
春色惱人
眠不得，
腎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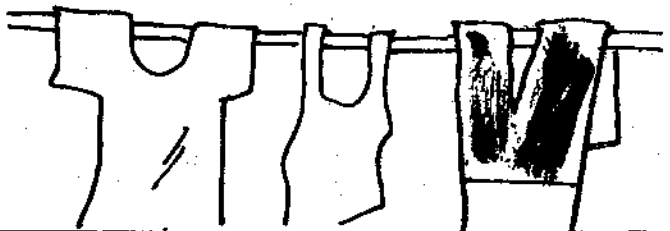
五月
濕氣上升，
預防腿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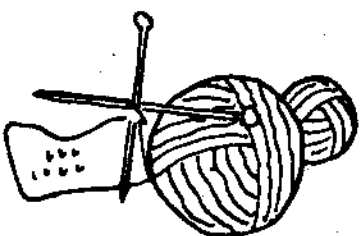
六月
消化不良，直如
熱天吃火鍋。



七月
枯夏，服
用良藥不
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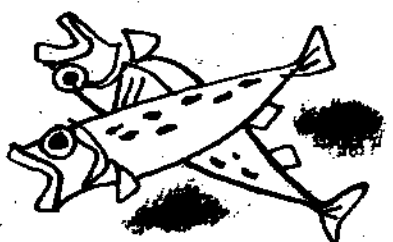
八月
四月，五月，
六月，七月，
太太開喜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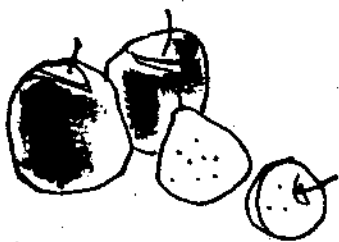
九月
金風起，
暑氣消，
肺癆一治
就好了。



十月
氣候將寒，
須防赤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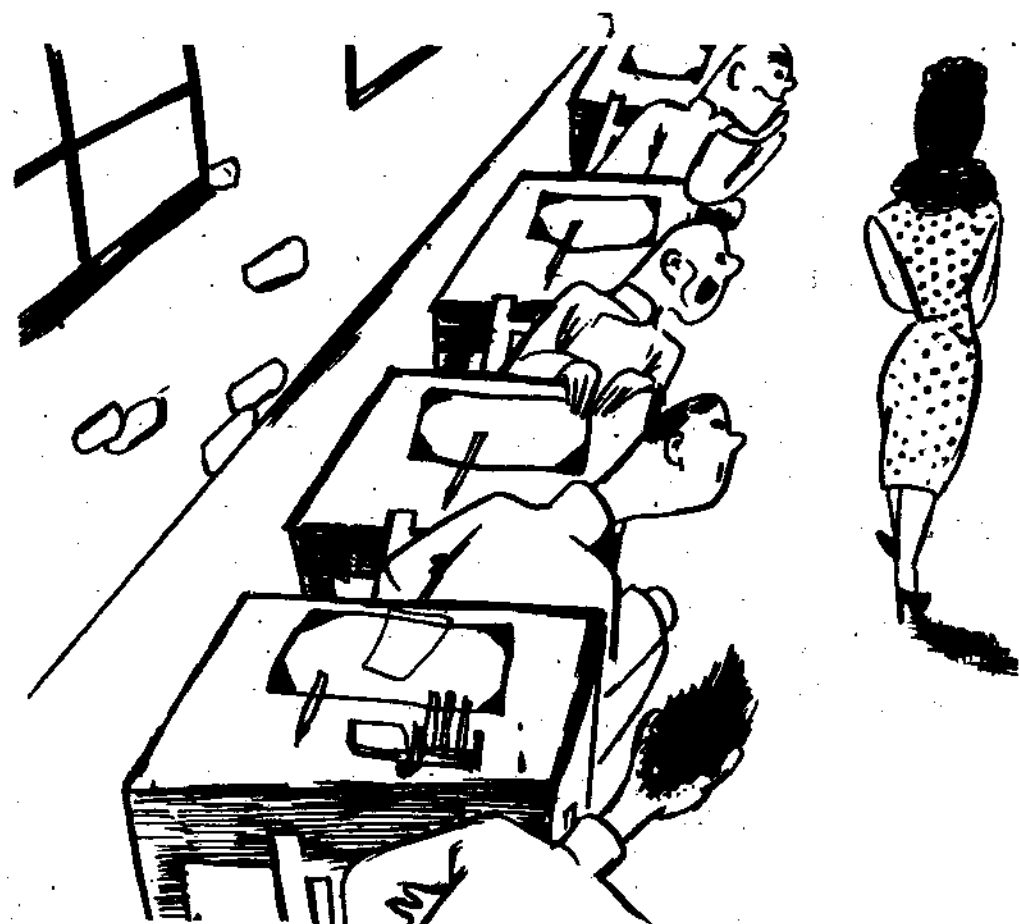
十一月
四月……十一月，
兩頭算，九個月，
太太分娩，嬰
兒的保養問
題來了。



十二月
每月服若素，快樂
度一年，添財又進
喜，居家得平安。



夜深沉 · 鄭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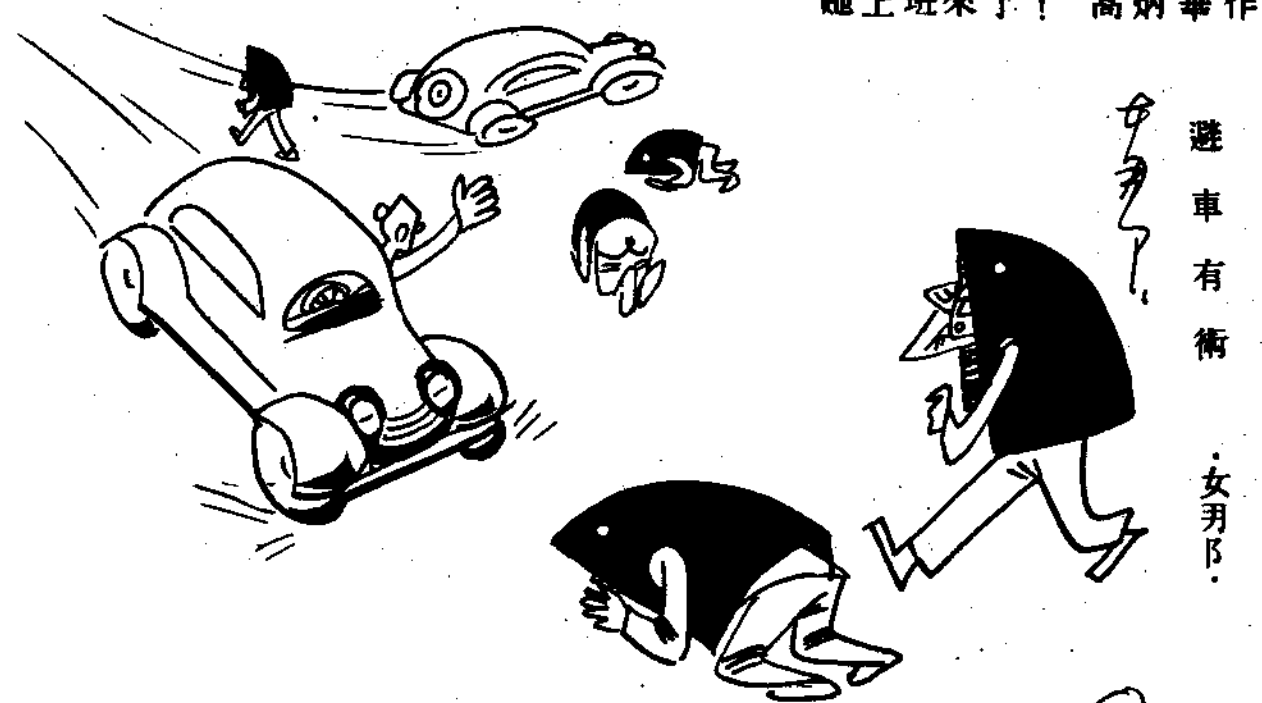


冷之一 子英画



冷之二 子英画

她上班來了！ 高炳華作



主任：「結婚沒有？」
投考女職員：「結過三次。」
：「什麼？不行！這裡不用有丈夫的女職員。」
：「不過，他們走的走，散的散，我現在還是單身！」

避車有術 · 女羽

· 琳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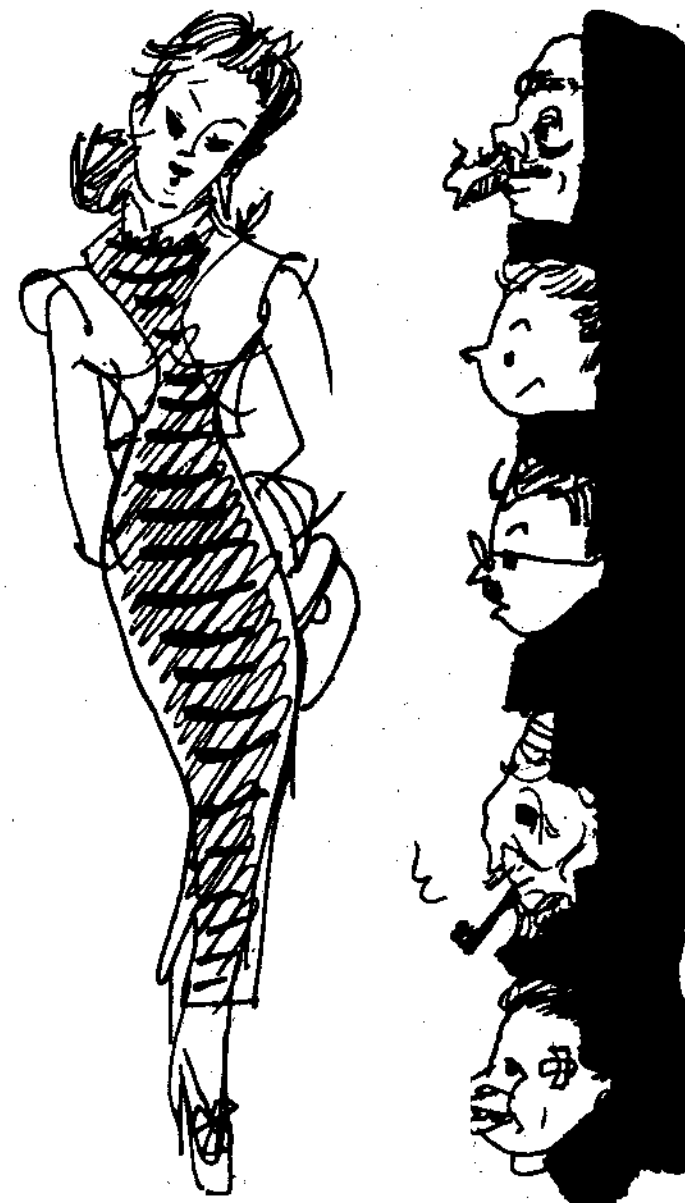


：「欠錢不給？」 · 夏木作 ·
：「牌眼牌上運，接着打接着打。」



洗心滌慮(社會之謎) · 經羽 ·

衆望所歸 · 羅琳 ·



刷牙牌字壽

新式·消毒·衛生
料固·工精·價廉

售代店貨百各
廠工刷牙生衛國中
號八街正場市安東

入學章

傅經

離

室內有些靜寂了，
開始整理行李，
一舉一動，
似乎都帶了愉悅與悲悽。
老人看了，
不免憂傷就滋生在心裏。
久了，
不禁地暗泣，
× × ×

迷

這兒——
只有我自己，
別人都是我不熟識的；
勉強拖着稀疏的影子，
踏到每個角落裏，
搜着，尋着，
但終找不出一絲快愉。
縈繞着的，
全是濃深的苦寂。
× × ×

寂

那——
諄諄的囑語，
頻頻的慰意；
都作了臨別的贈意。
我聽了，
迷茫地消失了勇氣。
什麼也沒有說，
蹣跚地踱出家門，
坐上車子，
完成了這二十年來初度的別離。

校園裏，
馥郁着各種花草的香氣。
我偶然地嗅到了，
就想起了母親和弟兄。

校裏的空氣，
呼吸了，
使我自然有些心迷。
像一個從鄉下纔入北京的孩子，
對一切，
全有些不懂和驚奇。
所以校裏的事——
交費、尋齋、選課、轉系。
——我失去了本能和判斷力，
不能去處理。
× × ×
鐘響了，
走入教室裏，
迷茫地只是抄筆記，
教師所講的，
却忘掉了記憶。
縹緲是覺得有些漫無頭緒。

李東弼專門外科醫院

本醫統治瘰癧瘡濕毒脚氣瘡疔
背以及花柳各種瘡症有秘法治療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院址：前門外西河沿中街路南
電話：南局一六一號

女界留神 鷄血藤丸

廣東張伯齡發明：鷄血藤丸，純用去渣提液
新法精製。功效神速。發行三十餘年為女界
所信服各省馳名向不藉廣告欺人。主治婦女
氣虛血虧。月經失常。白帶不育。新久雜症。
產前產後。隱疾症。婦女積鬱善氣經水久停。
凡經醫士斷定氣血兩虧久治不愈者。即服此
丸保能極見功效。功用細則內詳說明書暫仍
舊價每盒二元每打廿圓。函購代寄。

東廣濟世大藥房

電話：三二六四（電話買藥管送）
南局
總發行所：北京宣外市菜口六號

北京女三中浮雕

文 森

最近成立的女三中以嶄新的面目出現在眼前，大約諸位已不感到生疏了吧！

她的前身：「幼稚師範」，曾經一度改爲香山慈幼院女中，在暑假的期中，就成了現在的女三中了！

地位於北京西城帝王廟，當您行經西四牌樓時西邊有條羊市大街，前行不久，映眼可看到古舊的，景德牌坊，牌坊是遙對的，二者之間，就是帝王廟了，門前有三座石橋，左右二側各有一座石碑，上一層斜的石階，二門的右側，懸掛着市立第三女子中學校的校牌。

進入裡面，會使人很驚奇的換了另一境界，不再像馬路上的那麼佈滿灰塵——兩側都是蒼翠高聳的古松，在其中可以忘記了四季，牠們永遠是碧綠的，掩映着紅色的矮牆右邊有個小樓，做爲現在的庫房，也許將來仍做爲圖書館吧！

左右有東西兩院，東院是理化教室，教務主任室，洗臉室，教員，學生食堂，拐過可以通到後院的有鍋爐室，洗衣室，浴室，等……

迎面的是會議室，右側是校長室，事務課，左側是訓育課，和教務課。

經過兩側的小夾道，走到後院，就可看見峨峨的大殿，金黃色的玻璃殿頂浸在日光裡，射出萬道金色的光輝，直逼到眼簾，殿前正門上（大禮堂）釘

着八個大字，勤，謙，儉，恕，仁，義，公，平，就是教訓了！

左右兩廊配殿，劃歸了教室，面對大殿的是高二，高三的教室，和教員休息室，大殿的西側各有大碑亭二，右前方中放一架小鐘，左側後面是一帶平廣的操場。

殿後一列矮的，灰色的房子，其中有：教職員宿舍，學生宿舍七間，音樂教室，和存米面的庫房。

每晨，您就可見到一群群的女孩子，湧進校門，她們一律是竹布上衣黑裙，白鞋，黑鞋，頭髮剪得短短的——從這上面您就可見校規之一斑……這裡是一片純潔的園地，培養些美麗的花草，她們永遠是和和氣氣的，師生真達到家人父子之地步了；勤勞的園丁，時時的給她們澆灌，「加水」，加肥料……

鐘鳴過後，齊集殿前的隙地，體育教員喊着口號，您瞧吧齊極了！黑喇喇的一片，訓育主任報告事項完畢，跑步回到教室，靜立着，等待教師的降臨。

上課時，各屋都靜靜的，只聽見教師和藹的語聲。下課了，她們一群群的活躍着，有說，有笑，有的打着排球……

中午，食堂中也靜靜的，時時會聽見一兩聲的低笑——當他們湧進之後，放學了！整個的大院子才會恢復了寂靜，只有幾十個住宿生散佈在其中，您也會聽到：嘹亮的歌聲，也可聽到朗朗的書聲，更可聽到一陣陣天真的笑聲……

夜沉下來了！課後（自習）幽揚的鐘聲，伴着歌聲，飄到您耳中時，她們是安息了！

母親的死

柏子

深秋的季節裏——

是個淒涼的黃昏，下着暮秋的細雨，一條泥濘的小徑上，我，只是我獨自的踏着憂鬱沉重的步子，在路途上，心像是壓了一塊石頭一樣的重，慌忽的兩點打落在我的身上，像是完全沒有知覺着，仍舊加緊了脚步，冒着細雨趕回家去。

門是半掩着的，這樣我一直邁進了大門，走——一氣很快的走向母親房中的時候一樣。

我輕輕的掀開了門簾，默默地鑽了進去，正如剛才從這門裡冒着雨鑽了出來

幾天了，母親的病總沒有好，今天，尤其是今天，顯得更沉重了似的，她那灰白色的臉上看去一點精神都沒有，嘴唇的血色都褪却了，是那裏白得發慘，往日的微笑更不知逃到那裏去了，雙眸無力的轉動着，好像很苦痛的樣子，掙扎着，不時發出斷續的呻吟聲，加雜着簾外的秋雨聲，像是奏着一闕十分淒涼悲楚的調子，這調子像是悲秋哀傷者的哭泣

寂寞之歌

昭 瑩

秋，是百草凋零的季節。

蕭索的季節，有着寂寞的鳴聲。

初秋夜，藍黑的天幕中有屋子閃爍，黃月是孤獨的靜泊在黑海裡，羣星不是她的知音者呵！

流浪漢會憶起柔情的故鄉來，（記憶是沉重的担子

……我默默的在心裡哭了，我怕，我怕極了，身子馬上被一層痛苦的痙攣包圍了，然而我不能離開這裡，我得一眼不離的看著病了的媽媽！

晚上，我焦急的盼望著，好容易醫生才來了，但僅僅是幾分鐘的診查，過後他繃著眉輕輕的嘆一口氣，並沒有開方子，臨去時他低聲的告訴我，這病人已竟十分沉重了，得小心的看護著她，這樣我們一直是切心的看護著，弟弟和我更是一時不離病榻的伴著媽媽，我的心裡在為她祈禱著，一片赤誠真真的心，是為著要抓牢即將失去的偉大的愛而哀禱著，當我望見媽媽用著愛憐的眼光無力的望著我們時，她的眼裡是含滿了熱淚，我心裡更是一陣難過，兩行熱淚幾乎洒了下來，然而怕媽媽看見會更傷心的，趕忙低下頭去裝著弄衣服的樣子，可是淚珠已竟滴在衣襟上了，母親輕微的嘆息了一聲，嘴唇微微的動了動，像是有話要說而不能說出來，那種萬分難受的樣子，使得平日頑皮的弟弟也落淚了，接續著室內沉靜了片刻，在沉寂的氣氛中，母親低微的呻吟聲，顯得更難堪的掙扎著，一聲聲都帶給我一個刺心的痛楚，我再也忍不住了，伏在媽媽的面前低聲的說：「媽：您別難過呵！您所要說的我已竟明白了，靜靜的躺些時候，明天就會好的啊！」母親憂鬱的臉上終于露出一些苦痛的微笑，摸著我和弟弟的手不肯放，實在的我開始感到她呼吸的微弱，我為這緊張的時際而再幾次的，為母親禱告，願上帝祝福母親的病快些好了，然而那急促的喘息苦痛的呻吟聲，卻輕微的低弱下去……終於……聽不見了呵……一陣裂心的悲痛，我幾乎暈了過去，我和弟弟悲傷的哭叫起來，却不能哭叫回來媽媽死去了的靈魂。

慘淡的燈光下：照得母親失去知覺的臉上，那是多麼慘痛我的心的一層慘白，她那最後的一點苦笑仍舊留在臉上，顯得更悽然了！室內充滿了只有讓我哽咽的情景，那是已竟像我的喉嚨一樣的窒氣，弟弟一顆稚弱的心是經不起這樣深痛的刺激而不能停止的哭叫著，我不能給他一點安慰，像才死去了的媽媽那樣的給他安慰，我只有流著淚任他去哭叫。

嘯！) 在這月光如水的靜寂的初秋夜。但，一縷如銀的鳴聲，卻從牆角灑出。

如一帶流泉，冰冷的，靜靜的流，流過夜之海，流到人的耳裡，使人微妙的戰慄，而感秋夜的更淒涼，黃月裡嫦娥的寂寞歲月。

流浪漢會感到安慰，秋虫的身也是與他一樣的淒涼不然，為什麼會唱出這寂寞之歌呢？

然而，誰想到秋虫的命運比流浪漢更壞呢？

一夜，虫鳴聲引起孩子們的好奇心，他們拿了蠟燭到牆角去搜尋這暗處的歌者。(殘忍的孩子們呵！)

蠟燭照紅了孩子們的臉，孩子們都興奮的。

——看！在磚縫裡。

——跳出來了！一個黑而大的蜘蛛。

——呵我捉住了。

吹滅了蠟燭，孩子們快樂的跑回家去。

從此，牆角失去了這天然的唱手，失去了憂鬱的寂寞之歌。

流浪漢更感到孤獨，寒月下長長的嘆息聲比自已還

不如的秋虫命運。

秋天，原是寂寞的季節呵！

本年度一鳴驚人

一筆裝配 兩個筆尖
一筆儲備 兩種墨水
運用藝術手腕
控制顧客心潮

萬年毛筆

特無取
1 2 3 無硯台
無脫管裂之弊

● 特種每枝四元
● 甲種二元五角

今日購筆
另有贈品
兩用筆特
價十二元



永遠保用 派拉蒙金筆

新特甲乙
型種種種
每每每每
枝枝枝枝
十二七五三
元元元元

天津

法界馬路口通順棧內
日租界旭街北首路東
北京分行 東珠市口聚隆店內
北京支行 西單報子街西單飯店內

美利時總發行

容易弄錯的字

咽 讀「煙」，又讀「燕」，還讀「噎」，三種讀法，各有各的用途。「噎」讀「都音燕」，但並不是一個字。「咽」和「噎」有的地方通用，只限於「當作」吞咽「講解」的時候，「咽」和「噎」就絲毫沒有關係。

「咽」：讀「煙」時，是名物詞，如「咽喉」「咽頭」。讀「燕」時是動詞，食物從喉嚨經過進入食管叫做「咽」。「咽」本應寫作「嚥」，如「吞嚥」，「嚥不下去」，「食物不得下嚥」，通常也寫作「咽」。讀「噎」時，是狀詞，悲傷達到極點，欲哭無聲，叫做「嗚咽」，「哽咽」，「幽咽」。

「嚥」：除了當作「吞嚥」講解，和「咽」通用外，其餘地方，如「咽嗚」「咽喉」等處，都不能用「嚥」字來代替。

「譚」：聚在一處閒談叫做「譚」，聚在一處飲酒也叫做「譚」，與「宴會」的「宴」字，意思差不多，但沒有「宴」字那樣莊嚴。

舉例：昨天，我們第五班的一部分同學趁了星期日休息，特意在我家招集了一個小小的「譚會」。在席上各人都很興奮，飲茶，閒談，嚼花生，吃糖，大家都是笑容滿面，只有小阿媛不很高興，她也不說話，更不吃東西，大家問她原因，她不說，我逼着她哄着她，要她說，她却用手把小臉捂住，在案上抽咽起來，後來她悲咽着聲調說：「我告訴你們吧！前天晚上我的弟弟患了急病，本來並不重，偏偏昨天早晨鬧得很厲害，醫生還沒有請來，他就噎了氣……」說到這裡她竟哽咽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沉了好一會，她才繼續着說：「今天這個快樂的譚會，我本不想參加，可是又怕大家久等，只好勉強出席，可是……她更嗚咽起來……可是我守着這些好食物，怎能下嚥呢！」她終於伏在案上毫不拘束的嗚咽起來。

菓 菓

都音「裏」，這兩個字可以說是一個字，不過「菓」能完全代替「菓」，「菓」却只有幾個地方能代替「菓」，如「果食」「果品」「鮮果」「糖菓」，都能寫作「菓」，除此之外，「菓」字再不能多勞去分擔「菓」字的責任了。

「菓」是樹或花所結的果實，如「桃子」「李子」「柿子」「栗子」都統稱為「菓」，俗也寫作「菓」。一件事情的結局，叫作

「結果」（好像是開花後結果一樣，所以叫做「結果」）。有效力的結果叫做「效果」。勇敢叫做「果毅」，勇敢而有決斷叫做「果敢」。充飢叫做「果腹」。形容絕無僅有的東西叫做「碩果僅存」。事情沒有結局叫做「未果」或「不果」。實在這樣（即有應驗的意思），叫做「果然」「果真」，如「天氣果然冷了」，「衣裳果真肥些」。原因與結果放在一起叫做「因果」。這以上的「菓」字都不能換用「菓」字。

舉例：探險家吳大成，最愛吃鮮菓，他老早就想遊歷海外，去尋探一些奇異果實，終苦於無機會而不果。今年春天，果然給他抓到一個機會，隨了一位外國朋友到美國一個極偏僻的「萬果山」去遊玩，可是到了那裡，並沒有什麼特異的果產，只是他每天可以用各種菓實充飢果腹而已。

拐 拐

兩字都讀「怪」字的上聲。它倆之間的分別，只是「拐」字的用途較多，「拐」字却只能用作名物詞。

「拐」：用作形容詞時，是形容手脚不伸舉動笨拙的樣子，如「走路蹣跚叫做「一瘸一拐」。用作動詞時，是欺騙的意思，誘賣人口叫做「拐帶」，誑騙別人的財物，叫做「拐騙」。用作名物詞時，和「拐」字通用，老人行路時所用的手杖也叫做「拐杖」（拐杖），俗也稱作「拐棍」（拐棍）。

除了「拐杖」的「拐」字外，其餘都不能用「拐」字代替。舉例：李某是一個著名的拐子，他一向以拐騙財物，拐賣人口為生，有一次官方下令嚴拿他，他竟化裝成一個瘋子，每天出入拄着一枝鐵拐，走起路來也裝作一拐一拐的，而且自己起了個外號叫做「鐵拐李」，因此騙過了人們的耳目。

鑽 鑽

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字！「鑽」音ㄉㄨㄢˋ，用作名物詞時讀去聲，如「鑽石」「鑽鑽」「金剛鑽」，「鑽石」。用作動詞時念陰平聲，如「鑽孔」「鑽進去」「鑽營」「鑽天入地」。「鑽」讀ㄉㄨㄢˋ上聲，鑽是聚集的意思，積蓄銀錢，俗稱「鑽鑽」或「鑽錢」。又讀ㄉㄨㄢˋ上聲，也作「鑽」字講解，如「鑽列」「鑽立」，但這種字句平時並不常見。

舉例：張先生的外號叫做「鋼鑽子」，因為他不只為人吝嗇，而且能在社會裡鑽營，他平日又喜歡鑽錢，所以十年來的成績，他已經積鑽了一百多顆「鑽石」。

容易弄錯的字

店址：天津

估衣街及法租界

敦慶隆

專代設計嫁娶服裝

計劃週詳可比婚姻同美滿
物質堅實象徵伉儷老百

天有成佳偶
美完得亦裝服嫁婚而然

藥效特女婦

烏鷄白鳳丸

婦女一生之幸福悉賴乎經血之準確身體之健康
與夫豐足之精神往往美滿的生活被經血不準所
纏綿致使肢體孱弱神疲懶於孕育再加抑鬱
憂思一生之興趣毫無或見他人神情栩栩肢體健
壯靡兒繞膝尤能引起衷心之憤慨故凡婦女一切
病症當以經血準確與否為第一根本治療之要義
本藥店特製烏鷄白鳳丸對於婦女經血各症具有
不可思議之效能按日常服經調血益健體榮顏一
索得男可操左券實乃婦女之特效藥也

調經血不
下帶白赤
後產前胎
一切重症
服易小粒
效力偉大
每瓶三元
每打卅元

廣東保太和藥店出品

店址 北京大柵欄街

天津針市街

偉迪氏大藥廠出品
價目低廉藥房均售

娃娃寧

崔太太說



我家的小孩子

個個都很健康

因為我有一個育兒的秘訣

小孩們最好每月叫他服用三五次娃娃寧，準可以
得到美滿的收穫，娃娃寧是小兒良藥專治小兒
百病，並能預防雜疾，故小兒常服娃娃寧，有病
去病，無病肥壯，實為小兒最優良藥品。

白敬宇眼藥

才是眼病真正的救星

取材最精良！製法最科學！
藥力最宏偉！使用最簡便！

沙眼·藍雲·白翳·一切眼病一用即愈

唯有

地址：北京 天津 南京

前外大柵欄西首
電話南局三七八六
東馬路內
北門路
朱白北東
各地藥房均售



歐美人士所愛好的一齣中國戲

「王寶釧」將搬上銀幕？

在歐美舞台演過千餘次
近將有好萊塢拍攝影片

最近，在美國好萊塢有件驚人的消息傳出，那便是以中國舊劇「王寶釧」攝製影片的事，這不但是美國人民的一大刺激，當我們聽到這消息也會感到驚訝，驚訝的是一部中國抽象的舊劇，會在好萊塢的水銀燈下排演？

這實在是繼「大地」後的再度嘗試，「大地」，總算是一個時代的劇本，同時寫作者也是外國人，祇要對於中國民俗有了認識，便不難排演，可是這部「王寶釧」，却是一部古代故事的中國舊劇，在我們舞台上排演都不能有絲毫合混，這次居然要演出在銀幕上，同時却由外國人來演做，相當讓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大膽的工作，不過，消息傳來，米高梅公司是計劃拍攝這部「寶釧夫人」了，同時還傳出仍由「大地」女主角露易絲琳納飾演主角的消息。全部計劃古裝演出。

記得「王寶釧」一劇最初轟動國外的是在倫敦，十年前，由劇作家熊式一編寫成「寶釧夫人」(THE PRECIOUS STREAM) 一九三三年，在馬尼渥 MEJHNEU 書局出版，當時哄傳一時，於是，在



「王寶釧」第一幕

←「寶釧夫人」中王母與三女談話之一幕

一九三四年夏第一次在倫敦 NATIONAL LITTLE THEATRE 作處女獻演，一部中國的舊劇，演出在倫敦的舞臺，引起觀眾熱烈的歡迎與愛看的趣味，一直連演五百餘次，次年四月，又在 SAVOY 大劇場上演，場場滿座，前後在倫敦舞臺上演達六百餘次之多，造成當時劇壇的最高記錄，於是，「寶劍夫人」印在英人腦中，比之蝴蝶夫人又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受了倫敦演出特殊優越的影響，一九三四年間，先後在愛爾蘭，荷蘭，瑞士，比利時各國隆重演出，莫不大受歡迎，其後，又在德國，法國，奧國舞臺，陸續上演，至此，「寶劍夫人」深入歐洲人士腦中，而對於中國民族誤解的消滅，「寶劍夫人」之功，亦可謂大矣。

「寶劍夫人」第一次在美國舞臺演出，是在紐約百老匯的普斯大劇場，成績依然出乎美國人士之意料，連演百餘次之多，在紐約獻演的成績，比之在歐洲獻演時，又優越得多，原因固然是劇作者能式一的親臨導演。同時，全部行頭都由梅蘭芳在滬時所包製，於是瘋狂美國觀眾於一時。LADY PRECIOUS STREAM 的印象，也一直在美國人士腦海裡。

這次米高梅突的想起把「寶劍夫人」搬上銀幕如果成事實，售座成績當然不會壞，可是演出成績如何却需要檢討了。

第一是劇情問題，「王寶劍」是一齣中國的舊劇，同時，描敘中國固有的舊道德異常深刻，在倫敦演出之所以受歡迎，實在由於英國民族性的頑固守舊，第一次歐戰後，新思潮注入英國人民間，男女間的舊有道德，幾多曾被破壞，於是，當時演出「寶劍夫人」，無疑的是拿中國固有禮教的思想為榜樣，給予當時所謂一般新英國青年男女一大棒喝，所以說「寶劍夫人」在倫敦受歡迎，完全是劇意本身的力量，王寶劍居然能夠不為富貴所左右，而一直等待他丈夫達十八年之久，這堅穩不移的舊道德，是感動當時英國人士的一點。至於在美國上演之受歡迎，意趣便大不相同，因民族性的互異，美國人士把「寶劍夫人」當做一部情趣豐富的英雄美人故事來看，所以，這次如果搬上銀幕，成績好壞，要看監製人對於劇意的認識而定了，歪曲了中心思想演出，結果是不會圓滿的。

其次是技術的問題，中國舊劇抽象化的深刻意味，決不是西洋戲劇現實作風所能比擬，以前在歐美舞臺上演，「寶劍夫人」一劇作派台步以及佈景的西洋化，便是有異原劇的一點，這次搬上銀幕技巧如何運用，是否像以往外國劇本的豪華宮闈場面，抑或進階時低頭屈膝，騎馬時高揚馬鞭而不見馬的寫意作派，那仍舊是問題，總之，外人熱心提倡中國舊劇，實在不可忽視，不過「王寶劍」居然搬入美國影界却是一件相當艱難的工作啊！（扇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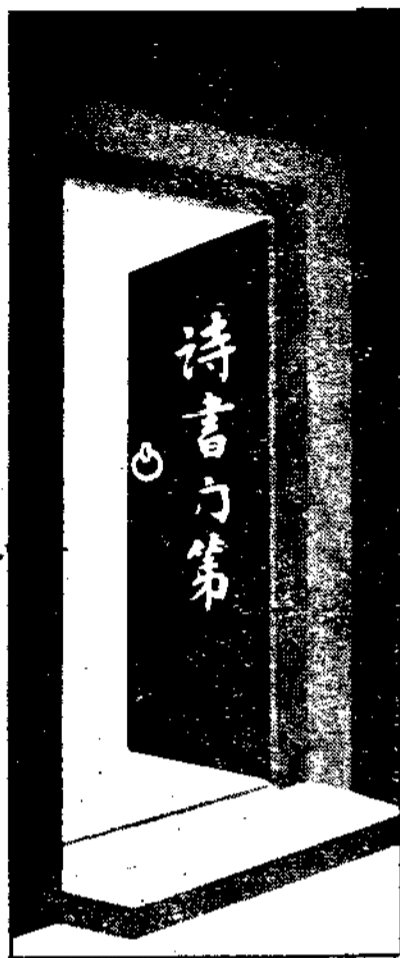
西涼公主入關追平貴

王母探竊之一幕



王允勸女嫁平貴





作者 呂行

一一一

慧娟志忑着心倒在床上，耳朵裡仍然響着方才才不經意聽來的話：

「令媛很好，我很滿意了。哈哈。——北苑的五百畝地，包在我手裡，您放心好了。哈哈。」

她看見父親和趙宗武鬼鬼祟祟的樣，已覺得有些奇怪了，雖然她並不會疑心到這和趙宗武的關係，可是她爲了好奇心的趨使，當他們離開衆人而躲進小客廳的時候，她便偷偷的站在窗外，先前是父親低聲的說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話，可是突然趙宗武朗聲的笑和說話驚駭了她，她本想還接着偷聽下去，不防姨太太走來，她爲了掩飾自己便隨着和姨太太答誦着重回到大客廳去。可是怎麼也想不出趙宗武爲什麼要說到自己？而且自己又和那北苑的五百畝地有什麼關係？

這樣的事情纏繞得她心裡有些煩了，好容易盼走了些客人，留在這裡的，也都擺上桌子打牌了，尤其是趙宗武的那一雙怪樣的眼睛的向她盯望着，她想立刻脫開身，所以便借着應酬一天感到有些疲乏，這時候需要休息而回到自己屋裏來。

但是一個倒下身，立刻那不可解的問題又襲上來。從父親的鬼祟的態度，她可以想出這是不利於自己的事情，因此，她更懷疑到近來父親對於自己的放縱和信寵，也絕非是善意的，原本就奇怪着父親對自己態度的改變，這時候就成了當然的證明。然而，她又想不出將降臨於自己身上的不幸的事是什麼呢？

她反復的分析着不經意中偷聽來的趙宗武嘴裡的話。她是個頗聰明的女孩子，而且平常的放蕩生活，已竟使她能懂得了一些男女間的事情，趙宗武這一天的怪樣的向她盯着的眼睛，更給予了她以有力的證實，她於是抓住了解答。「令媛很好。」尚且是浮泛的誇講，「我很滿意了。」這却是露骨的話語，自己能使他的滿意，自己和他之間便有了問題。然而，下邊緊接着

的「北苑五百畝地，」這其間也便有了不可分解的問題，「包在我手裡，您放心好了。」這當然是由於那「滿意」而產生出來的。

慧娟揣想到這種程度的時候，不禁使年輕的女孩子的心感到顫抖了，她不敢再想這是怎麼樣的一回事，雖然，她有虛榮心，她給現實的騷亂的物質生活給迷住了眼睛，然而她年輕孩子的本能的心，仍然是向上的。她有着一個迷夢：從沒去上海之前，她便酷愛着電影，她迷上了泰倫寶華，韋斯摩洛一流的男明星，她要獲得一個像那樣的終身伴侶。自從去了上海一次，上海是中國好萊塢，她見過了金山，金銀，胡蝶，白楊，於是她的迷夢更進步了，她想要鑽進影圈，過一過做明星的癡。這樣的志願雖然不是正確的，那是她的環境和認識的歪曲的使然。所以，以她自己這樣一個二十世紀年輕的孩子嫁給如趙宗武那樣一個市儈腐朽的傢伙，她要引以爲辱，況且，況且有北苑的五百畝地的問題在內，她更要想得出來這是不異於出賣自己的卑鄙的事，她如何能夠忍受得下這樣恥羞？

她不能再安然的躺在床上，她坐起來，她站起來，她在屋裡來回的踱着，耻羞之心，年輕人本能的要強的心，促使她想要去質問父親，她知道這是自己終身幸福的事，她應該使出全力來反抗，她要爭回她的自由，挽回她的幸福。於是她氣忿的推開房門想去見她的父親。

但是，才推開門的一刹那，她立刻又想到這樣事情是自己不經意中偷聽來的，萬一是自己的神經過敏的錯想，事實並不像自己預料，質問不是要變成笑話嗎？於是她的氣消沉下去，退回身來，重拉上門，讓自己再想想看。她坐在椅子上，再想想使她的心稍微安靜下來，她想這件事應該等待着他們對自已來說，或是抓住更確實的證據時再發作。

正在這時候，正在慧娟對燈呆坐，重復的想着的時候，忽然聽見門外有人走來，敲着她的門，問：

「慧娟，睡了嗎？」

慧娟從從椅子上站起來，她聽見門外說話的聲音是姨太太，好像這就是不幸將要臨頭的，她的才平靜下來一點的心，又緊張起來。

「姨媽？進來！我——」

進來的果然是胡玉蓮，見她還坐在椅子上，怪異的向她望着：

「怎麼還沒有歇着？」

「啊！才起來，因爲睡不着。」慧娟強抑着緊張的心：「請坐，姨媽！」

胡玉蓮就坐在另一張椅子上。

「有事嗎？姨媽！」等胡玉蓮坐下來，慧娟這樣問着，注意着對方的態度。

「沒有什麼事，」胡玉蓮也注意了一下慧娟的神情，心裡在打着轉：她在想什麼？可是仍然繼續說：「雖然他們都打着牌，可是我也不能睡，怕我回自己屋去一歇就會睡了，惹你父親不願意，所以想着看看你睡了沒有，如

果沒有睡，打打盆。」

「啞啞。」慧娟應着。

「今天一天你也累了。」

「還好；只是有些感到應酬不來似的。」

「這一天熱鬧是熱鬧了，可是你看，亂嘈嘈的都是什麼！」

「啞啞。」

「我問你，那個小鬍子就是萬通銀行的經理嗎？我看他好像不是從前那個樣子了。」

「嗯，大概是吧，這些人，我也一時記不清楚了。」

「可是趙宗武却更精神了。」

慧娟聽見趙宗武三個字，立刻心裡一跳，很快便疑心到姨太太此來或許是有作用，她曲曲折折的問也是有作用。

「姨媽就說的是那個老頭嗎？」

「老頭？他還很年輕呢。」

慧娟覺得姨太太的話很滑稽，於是咯咯的笑起來，笑雖然是表示不承認胡玉蓮的話，可是她的心裡却更慘。

「笑什麼？你不信嗎？他今年不過四十幾歲吧！正是當年呢！慧娟，我問你！你看那人怎麼樣？」

「人怎麼樣？」慧娟這時候心裡起了絕大的反應，她有些憤怒了。然而她故作不明白的反問着。

「啊，你說他不是很溫和嗎？」胡玉蓮故意向好處說，而誘引着。

「那，那我怎麼會知道。」慧娟心裡已竟有了十分的把握，她等待着，等待着姨太太嘴裡說出那件事來，她便立刻要發作，她計畫着，應該取怎樣的態度去發作。

「我看他人很好，又很有能為，又很有名譽，又很有錢……」胡玉蓮像說着夢話，其實她是探着慧娟的口氣，而用引誘的方式。

「啞啞。」慧娟低着頭，她想到父親的固執的性情，恐怕反駁是徒然。

「假如——」胡玉蓮見慧娟的態度很穩和，雖然先前的話對趙宗武的印象好像不很好，現在見她低了頭，以為給自己的話誘引得有些動搖，所以更逼近一步。

慧娟聽懂了，她內心的憤怒不能再忍受，於是霍然抬起頭來，接下去姨太太沒有說完的話：

「假如嫁給他——」

這不能不使胡玉蓮驚訝了，她沒有想到自己想說的話，反從慧娟的嘴裡語出來。她以為她已竟知道了，但立刻想到慧娟是個爽快人，也就不以為意的，於是順水推舟的說下去：

「啊，是啊，假如嫁給他，你說不是很幸福嗎？」眼睛不動的望着慧娟。

「哈哈！嫁給他又可以給父親賺五百畝地！」慧娟到這時候已竟取正面攻擊了。

「這是什麼話？」胡玉蓮更驚訝了！但仍故作掩飾的反問着。

「什麼話？你們想瞞我嗎？」

胡玉蓮雖然不明白是誰告訴慧娟的，可是她知道慧娟是完全明白了，覺得事情有些棘手，可是她想取得優式，於是就想出了威脅的辦法：

「你都明白也很好，你父親是想借你這女兒一點光，可是他也總算費盡了心思在替你設想，你知道你在外的行爲，你父親不知道嗎？」於是她更說出來那一次慧娟一夜不歸，張子清想打死她的事，最末，她說：「你父親的脾氣你不知道嗎？」再說他也總算對得起你了。」

慧娟醒覺取正面反駁固屬有理，但恐自己終究也討不了好，急中生智，她想出來一個更妥善的辦法。她想當着這些客人沒走，揭破這秘密，而使他們無法說出她的劣點和他們的理由，於是她故作受刺激很深的精神發作：「哈哈，好！爸爸對我很好，我要孝心，我要給爸爸賺來五百畝地，趙宗武，我得嫁給你！哈哈！哈哈！姨媽你領我去！」說着便瘋瘋顛顛的拉着胡玉蓮往外走。

「慧娟！你這是怎麼回事？前邊客人還都沒走。你開什麼！」胡玉蓮對於這突變有些莫明其妙了。

「哈哈，趙宗武很像泰山，哈哈我是電影皇后，哈哈趙宗武我愛你，哈哈……」她不管胡玉蓮怎麼說，她硬拖着胡玉蓮走出屋來，走向客廳去。胡玉蓮是個大烟鬼，怎經得她的拖拉，不由得她不走，顛頭跑的已竟跑到客廳門邊，她更大聲胡喊着：「趙宗武我愛你，你是中國泰山，我是電影皇后，我嫁你，我可以給我爸爸賺來五百畝地！我嫁你可以得到幸福……」一類的話夾着不倫不類的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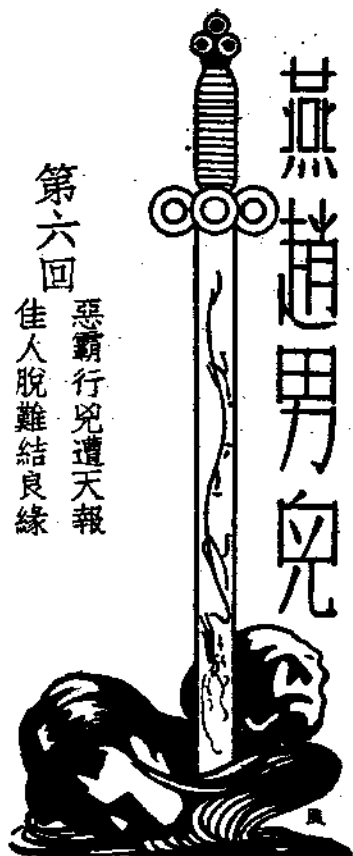
於是客廳裡騷亂了，衆人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胡玉蓮也弄得沒了主意，張子清立刻明白了，知道是胡玉蓮向慧娟提說了那件事，她不願意，而刺激過深，發起神經，可是不明白她怎麼會知道五百畝地的事，見事已至此，弄得顏面難看不禁跌足嘆息。

這時候天已亮了，這屋裡的事猶未了，突然的門外更吵進一夥人來，原來是孫瑾的娘家聽說孫瑾死了，一早起來哭到張公館來，吵吵嚷嚷，屋裡和外邊。官冕堂皇的張公館，一個世代書香人家，這一早晨弄得亂糟糟，哭喊連天！

張子清望着他的女兒，望着趙宗武，望着院裏哭喊的一群人，想着北苑的五百畝地，想着一輩子聲名，想着門戶家風，直挺挺暈了過去。（完了）

· 著 厂 子 王 ·

燕趙男兒



第六回 惡霸行兇遭天報 佳人脫難結良緣

劉大業孫玉娥因爲北京有四門緊閉搜城的消息，遂出離了北京；孫玉娥要回井陘去掃墓，劉大業也無所事事，就隨着她一同到井陘去遊玩，二人一同奔井陘而去。

不多幾日，到了井陘，孫玉娥買了些祭奠物品，一直奔孫大人的坟墓而去，不多一時來到墓前，劉大業一看這地方，真是山清水秀，幽雅異常，自己暗想：如果將來在此一隱，一定可以壽享天年，不言劉大業痴想，且說孫玉娥看見父母的坟墓，想起往事傷心起來，一行擺着祭品，一行落淚，擺完了將紙錢焚化，跪下嗷嗷大哭：劉大業見玉娥哭了，不由的也落下淚下，遂過去摻扶起來說道：「孫小姐不必哭了！伯父伯母的冤仇已報，二位老人在陰曹地府，早已瞑目了。」孫玉娥止住哭泣，拿出手帕來擦了擦眼睛說道：「假定我父母現在還在的話，看見我不定多麼喜歡了。」劉大業也拭淚道：「小姐不必傷心，人的生死，是有定數，死者亦不能復生；我的父母，雖然不是慘死，可是如果現在在着，豈不是享了福嗎？」孫玉娥道：「我們同是命苦人」劉大業也向着孫大人的坟墓，拜了四拜，然後一同到趙北口而去。

這日來到十二連橋趙北口，劉大業也沒有通知家人，自己和玉娥偷偷的到坟前，祭奠了一番，然後二人商議好了一同到靜海縣去探望老英雄霍金章。一路上無疑的是曉行夜宿，這日來到河間地界，聽得此地人說：此地有一個惡霸，姓陳名叫陳元泰，自幼練就一身好工夫，年已五十餘歲，仍然漁色無厭，因爲他沒有兒子，將他弟弟的兒子，叫來寄養在他家，這個小孩，名叫陳勝，年交六歲，功夫練的已有可觀——後來陳元泰被人暗殺，陳勝看

到他伯父死的慘，改名寶耳東，從母舅姓，此人就是施公案上大名鼎鼎的鐵羅漢寶爾敦，未來之事不提。

劉大業聽說此言，未免引起俠肝義肺，對孫玉娥說道：「小姐！我等存在絕不容世間有這樣人猖獗；我今天晚上，到惡霸家裏，看他一個究竟，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孫玉娥道：「正合我意。」

二人就在那村莊打尖，那村莊是一個小鄉村，並沒店房飯館，只有一個小舖，賣雜貨熱水，吃的只有燒餅饅頭。他二人只有吃燒餅饅頭，喝開水，雖然不如大館飯館好吃，可是比較起來，也有特別風味，二人吃完了，慢慢的喝着開水，劉大業問道：「這兒離陳永泰家多遠？」那小舖掌柜的說道：「不過三里多地是在這裏說，要在別的地方一提陳大爺的名字，馬上來人給你兩大嘴吧！」劉大業道：「這麼厲害麼？」那小舖掌柜的點頭不語，彷彿不敢提一個字似的。

劉大業喝完了水，和孫玉娥出了小舖，一直往北，出去有四五里之遙，前面有一片松樹，內裏夾雜着幾棵白楊，被風吹的嘩嘩山響，此時已交初鼓，日色西沉，黑幕四起，半天中現出一勾明月，劉大業道：「此時天氣尚早，莫如我們在這松林之內，休息再去不遲。」孫玉娥點頭，二人進了松林，一看是一所坟墓，碑碣林立，二人找了一條石供桌坐下，劉大業道：「據將才那鄉人說：陳永泰的宅子，離此也不過三里之遙了；我們交二鼓以後，再去不遲。」孫玉娥道：「我們還是早去一點好；二鼓以後，準知能探訪出什麼痕跡來麼？」劉大業點頭，說道：「那麼我們換衣服吧！」孫玉娥點頭，二人將包袱打開，拿出夜行衣來，渾身上下換上，將換下來的衣服，用原來的包袱包上，劉大業竄到楊樹上，放在枝葉密處，在下樹的一剎那，忽然看見前面一條黑影，一恍踪影不見，劉大業下來說道：「不好！有人跟下我們來了，前面一條黑影，當時踪影不見，這人能僞在我我之上……」孫玉娥道：「也許是狐狸影子吧！因爲狐狸的腿程最快。」這時遠遠的聽見有狐狸的鳴聲，劉大業才將心放下。

二人收拾好了，出了樹林，一直到陳元泰家去，工夫不大，到了陳元泰的宅前，劉大業一看，真是清堂瓦舍，畫棟雕樑，修得十分整齊向前的廣亮大門，嚴嚴的合着，紅油漆，亮金的銅門環，二人不能由門前走，慢慢的往後轉，到避靜之處，一看房也不高，遂墊步擰腰，竄上房去，到了房上，四

下一看，見這一所院子，十分廣大，左一個四合，右一個四合，各房子裏都燈光閃閃，人影幢幢，劉大業也不知到那房子去偷聽好，正在發怔，忽然前面來了兩個打更的更夫，一個手拿着梆子，一個手拿着鑼，一行走着一行敲，敲完了就說：「我們老爺近來也不是爲什麼總發脾氣，前天聽說將佃戶劉三的老婆叫來了，在這裏住了兩夜，樂一定享了個十足，今天不知爲什麼將這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給打死了，你說可惜不可惜。」那一個說道：「咱們老爺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呢！你是新人；才來一年多，我由小就在這裏；死在大爺手裏的閨閣婦女，不知有多少了，大爺就好這一手；樂，樂完了擦胳膊擰腿，看着她嗷嗷，看着她她哭，看着她她哀告，咱看着慘的難過，大爺看着，樂的不用提，他老人家說：美人非這模樣不美，這一美不要緊，小命就算玩完了。」那一個更夫說：「我們老爺就不怕官嗎？」另一個更夫說：「官？河間府的知府，和大爺是把兄弟，你說他還怕誰呀？」正在說着，只聽遠遠的有女子哭喊聲，那更夫說道：「你聽：今兒是厨子李四的兒媳婦陪着大爺喝酒，大概今天又得少一個吃飯的。」說着那兩個更夫走遠了，聲音也聽不清楚了，劉大業小聲對孫玉娥說道：「賢妹：你聽見了嗎？這賊真是罪不容誅，待你下去結果了他的性命吧！孫玉娥點頭，二人由房上跳下來，順着女子的哭喊聲，一直到了北後院，由房上跳下來站在院內，到了北房根窗戶外往裏一看，借着玻璃看得十分真切，只見一個黑胖子，穿短褲，小褂，露出胸前一叢黑毛，立眉橫眼，咧着大嘴直樂，手中攬着一個女子的腿，往外直擰，那女子赤條條光，一絲不掛，痛的直喊直哭，那女子哭的越厲，那胖子越樂，旁邊站着幾個支使了頭，看着這種樣子，個個心驚胆戰，劉大業看着這種情形，不由的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大聲喊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作這樣傷天害理之事，今天你大爺來取爾的狗命！」陳永泰聽見外邊有人，遂將小褂一掄，只穿着短褲竄到院中，哈哈大笑說道：「不用說，你們二位一定是綠林道的朋友，錢化短啦！小子們給二位朋友取五百銀子去！作零花。」劉大業道：「那個要你的銀子，今天特意是來要你的狗命！」陳永泰一聽，這二人不是綠林道，遂說道：「你二人既不是綠林道，快快走開，別管你大爺的事，你大爺有的是錢，好這一樂，當年幽王寵褒似，舉烽火戲諸侯，不是也爲的是樂嗎？」劉大業道：「沒有工夫和你講今比古，快快過來受死。」說着掄拳就打，陳永泰抱拳相迎，打了三五個回

合，陳永泰那是劉大業的對手，遂往外一竄，往北就跑，劉大業後面緊追，陳永泰進了穿堂，劉大業後面緊跟着，只聽嘆通一聲，劉大業掉在翻板以內，劉大業掉在裏面運用夜眼一看，只見這坑有兩丈見方三丈多深，就是插翅也飛不出去，暗道：「只等孫小姐來救我吧！」正在自己想，上面叭的一聲，又掉下一個人來，劉大業早已看出，掉下的人，是孫玉娥，急忙用手接住，一問訊才知孫玉娥也伸了他的奸計，二人找了一個角落坐下，劉大業道：「想不到今日我們死在此處，出去勢比登天還難。」孫玉娥道：「死在此處也好，倒隨了我的志願。」孫玉娥遂將自己的心事，如此如彼和劉大業說了一遍，劉大業也嘆息道：「小姐這樣待我一片誠心，真是叫我感激不盡，不過現在已竟沒有活的希望了，這如何是好呢！」孫玉娥道：「這樣我也非常的滿意，普通夫妻死雖同穴，尚不能同時死在一處呢！我們這夫妻才叫真正的夫妻呢。」二人正然說着，忽然上面翻板開了，由上面懸下一根麻繩來，只聽上面有人說道：「你二人還不順着繩子上來等待何時！」孫玉娥一聽是師父的聲音，不由的大喜，說道：「師父來救我們，快快的逃命吧！」說着孫玉娥順着繩子上來；劉大業後面也跟着上來。

二人見了霍金章，不由的臉都紅了，沉了一沉還是劉大業先謝了救命之恩，然後說道：「霍老伯！陳賊怎麼樣了？」霍金章道：「那賊已竟被我挑斷了大筋，已成廢人，將來自有入來殺他，你我三人快快的走吧；不然天亮官人來了，恐怕與我們有些不便。」二人答應，跟着霍金章出離了李宅，霍金章道：「我們先回靜海縣吧！」劉大業道：「不行！我們的衣服，還在南邊樹裏放着呢！」霍金章道：「我早已替你們取了來啦！」說着走到前面一顆榆樹前，竄了上去，取下一個包袱來，劉大業一看，正是自己的包袱，二人將夜行衣換下來，才向前而去，走出了不遠，已竟天光大亮，霍金章笑道：「你二人的志願，我已竟明白了；自從玉娥走後，我就知道有特別的原因，所以我暗暗跟下來，一直跟到你們現在，對於你們的一切，裝嚴鄭重的情形，更叫我佩服，至於你二人在地穴裏說的那話，我更表同情，到了我家以後，我一定，成全你二人的志願。」霍金章說着，羞的他二人臉都通紅，尤其是孫玉娥，聽說師父知道了她的秘密，更羞的拾不起頭來，後來聽說師父成全他二人的志願，偷偷的瞟了劉大業一眼，恰巧劉大業也瞟她，不由的二人全笑了。

(完)

柴米夫妻

李劫人著

高風樓圖

第二十三章 柴米夫妻

教務長挨了她好幾條，連哼都不敢一哼，她倒先哭起來。又聽說她因為自己的行爲不檢，才鬧起來的，更沒有話說，祇好哭道：「太太，你這是何苦？鬧大了，身子吃虧，又要鬧病，我幾時有那等行爲？他們是故意的和你起開呢。」

這話未說完，太太二次又抄起那條藤條的又劈頭蓋臉的打了下來。嘴裏嚷道：「你還和我頂嘴？你們的去處，我都曉得了。韓家潭，甚麼鬧的老七老八，是你們的恩相好。你亦頂嘴，我拖了你去，對上一對，看你難爲情不？」

教務長給她連去處都說出來了，禁不住毛骨悚然，暗忖：佩服太太，可稱巾幗英雄。首曲一指，察丈夫的專家。不過頭上挨了幾條藤條已自慙作憐，說不定青筋暴露，已惹起了幾道肉齒點綴在眉目之間，如何能出去，和她去對？對因低頭笑道：「太太，你隨便說罷！我也不便多所爭論了。你說甚麼，就是甚麼我冤沉海底了。」

這話又未說完，太太的手一抬，刷又是兩條藤條打下來。瞪着眼睛嚷道：「你還說冤枉？我眞實據差不多都抓到了，你還不承認？我這是維持你的名譽的，如果我不維持你的名譽早不聲不响，親身找到那個地方，提出你來算賬，看你還嘴硬不嘴硬？不過那樣一來，你就不用混了。太太說着忽然藤條一拋不打了，倒在椅上，痛哭號啕起來。」

教務長任她大鬧特鬧，祇得忍氣吞聲，甚麼話一概不講，改口子說道：「對不錯，是我這那個地方弄出毛病來了。以後不逛也就完了。」

太太哭道：「你不要臉極了！連帶着我也飽受人家的奚落了。這可怎麼活呢？你還不快去與我跪了下去！」

教務長知道沒有這一舉她萬不能息滅心頭之火。沒奈何嘴裏說着：「這是甚麼話，這成了甚麼話？」一面溜到裏間屋去，徹徹的掩在門後，直挺挺的，跪在那椅墊上去了。

太太哭了些時，還怕他不說話，坐起來，看了一看，嘴硬骨頭酥原來他嘴裏說着「甚麼話，甚麼話！」實際上業已屈膝於一旁，實行軟化了。太太少不得又指天畫地

數落了他一番，說着甚麼：「這是做戒你的下次，今天這一跪，非到明日天亮，不能讓你起來，看你是和老七老八，不要臉的高樂痛快；還是跪在這裏一個人受罪痛！」

太太數落得教務長一句話不說，掩在門後；屈膝垂頭，甚麼表示沒有；她看見開飯的時候到不便又出去，一片聲喊着：「開飯，開飯！」一霎時，水陸雜陳，太太一個人又吃又喝，十分快活，可憐教務長不聲不响！餓着肚皮，一個人竟自跪在裏間門後。

太太吃完了，吩咐搬出盤碗，在外間聯搭五隻椅子，抱來了兩床被褥，鋪在上面吸了一枝香烟，吃了一杯茶，她居然關上房門，脫去長大衣，在那五隻椅上，躺了下來，扯過被子，往身上一蓋，然後，瞑目沉氣，居然不大功夫，便睡着了。

教務長挨了一刻，聽着太太鼾聲大起，實在是夢入黃梁，他也掙扎起來，往那床上一倒，就此一榻橫陳，合衣而臥，呼的睡熟了。

第二天起來，教務長自然不能不到光明大學校來，辦公授課；莫校長却並未前來點卯。教務長回手辦了些校務，然後又上堂，去授了一點鐘不相干的功課，忽然看見一個校役在講堂外，探頭探腦，不知有甚麼事？直到教務長下課了，校役才來教務處報告道：「教務長先生，我們的舊學生顏如玉，她在學校門外等了半天，讓她進來不進來？」

教務長一聽顏如玉，這倒是一個好久未聽見的名字了。連忙笑道：「她在門外麼？忙忙的讓她進來。」校役見他表示歡迎，因也說道：「我們實在不敢作這主意，不然的話早讓她進來了。學校裏爲她，亦經過過風潮，我們也怕了。」務教長聽了，也想了又想便又探了一個折中辦法說道：「如此，你去外邊告訴，就說我上午的事多分不過身來，她有事情可以下午來電話，我重新約定時間，我也很想和她談呢。」

校役答應一聲，出去回覆顏如玉。教務長想只好如此了。顏如玉一到下午兩點鐘，當真的電話來了。教務長接談之下，當然先問她的事體如何？顏如玉那邊也很客氣的問了他的好，又說事情完了，感謝教務長的熱心幫忙，頗想見見師長，不知可否，教務長問她在甚麼地方，她說在公園，您願意來，我這裏是在春明館，剛給幾位帮我打官司的同鄉請了，我給我一點慰籍。現在，大家都要走了，我在此等您一等也好。

教務長自然不樂意讓她到學校來。在外邊見面就好了，答應她馬上就去，掛上電話，剛要出去赴約，忽然電話又響了，一問是家裏老媽子前來，太太問他吃晚飯回家不回？教務長一皺眉，告她天還早出門先到一趟教育局，完事自然回家。放下耳機他還怕自己的包月車夫不妥靠，命校役傳出命令，教他且先回去，自己是坐校長汽車要到一趟教育局，不必等看。然後他又問，包月車夫已去，他始又命校役出去，另雇一輛洋車，坐上馳赴公園來。

但見那位顏如玉一個人單壺獨杯，正在春明館的一副座頭上看報。她今天打扮得出人意外的漂亮，軟緞夾袍，外罩短毛線紅外衣，底下也是高跟皮鞋，古銅絲襪，頭上並且曲曲彎彎，燙了一腦袋油條似的頭髮。

教務長走過去咳嗽一聲；顏如玉放下報，看見教務長，慌忙站了起來，鞠了一躬，笑了一笑：「教務長來了，我的同鄉都走了，剩下我一個人，您請坐。」說着她的眼睛，和教務長一碰，便不禁紅暈雙頰，把頭一側，閃開半個臉去。

教務長前來公園，無非不便讓她入校，隨口答應，並未左思右想。此刻看見她一人在此，也感到先生和女弟子在外約會，不大好意思。雖是居心坦白，也不禁神色赧然，看見她這等忸怩，尤足使人涉及遐想，起了一種神秘的念頭。因無須踟躕，老着面皮，向她一點首。笑道：「董斯顏，好久未見，你也請坐。」說着，兩人都坐下了。

顏如玉並且吩咐茶房，重新泡茶，斟來一杯相讓，教務長忙又謙遜一番，接過茶來。兩個人手一來往，教務長便又看見顏如玉的兩隻纖纖玉手，手指甲上都塗了深深的蔻丹，玉紅顏色，分外鮮艷，不禁便多看了幾眼。顏如玉又張羅他半天瓜子，香煙，教務長謙謝不遑，吃過一杯茶，沉了沉氣，覺得清氣上升，濁氣下降，好像是明白一點了。便笑道：「顏如玉我聽你在電話裏說，未便相問。你的事，已經解決了？」

顏如玉見她問及自己，却又神色怡然，端着一杯茶，在唇邊慢慢的啣着，微笑道：「事情是一直纏綿到昨天，才完了。本來他到法院，吸毒那是瞞不了人，一看到他的一二，決非我之捏造。所以他對於我的種，無謂攻擊，可以說毫無效果，反足見他的人格之卑鄙。庭上幾次三番，問他吸食毒品之真偽，他想要辯白，狡展；但是一天一夜，聽得他柔已鼻涕眼淚叫欠通大，不成模樣，也狡展不來，算是承認，既然如此，當然先為他戒除。馬上押他到戒毒所，教務院去了。我這一方面呢，他身染不良嗜好，且無贖養能力，自然乘這機會，向庭上提出離婚的條件。庭上頗費躊躇，那意思是尚在兩可，等他嗜好戒除，再行商議，我聽了這口氣，不願意也是枉然，那天可以說一點結果沒有。一直到了昨天，這才算完了。怎樣完的呢？却是他戒毒不成，病死在教務院了。我聽了這消息，真亞賽服了一劑清涼散，自然我的離婚，也不成問題了。我這才算脫離過伴，還我自由之身，今天幾位同鄉，因而在此為我慶賀，今天之後，我的另一個新生命，又在開始了。」

教務長聽了，這才為之恍然，他打聽得她和不肖子弟離異的前後，完全明白了，才又擺起師長的身分，不失其尊嚴的，微笑道：「董斯顏，我們知道世事的險惡，人心的鬼詐，其餘便不必說了。像你此番得了自由，還我本色，誠然是難得而值的慶幸，尤其是朋友同鄉們，大家都對你慶賀，越發的可以見得你此番得到勝利的價值。你在這時候，自己更要尊重自己，要把自己看重一些。須知事可一，而不可再。一失足成千古恨，幸爾不成問題，總算難得之僥倖了。千萬你今後可重整覆轍，要把你的意志，

堅強起來，做一個二十世紀的新女子！」教務長一篇訓話，說到後來，他把客儀一整，那拳頭舉起來，也往桌上一擡，表示自己判斷力之堅決！

顏如玉見教務長忽又鄭重其事，訓誨起自己來，當然表示聽從，低首唯唯，連聲稱是。這緊張的當兒，忽然春明館的茶房喊起來道：「光明大學的教務長有沒有？電話！電話！」

教務長才又驚現起來，暗付自己在這裏，誰能知道，趕緊的去了，一按耳機，那邊却是家裏的老媽子。但是她急急忙忙的報告道：「老爺，你在這裏，那好極了！快快的躲起來罷，太太要去了。家裏的包月車夫給太太買通了，他處處監視老爺的行動。今天老爺打發他回來，他縮在學校一邊，並未回來。老爺又打發人出來雇洋車，到公園，他完全親眼得見了。他回來報告太太，太太一聽不對，說老爺說的是到教育局，無論如何教育局絕對不會附設在公園內的，這一定是老爺又有壞女人在公園約會了。她故此怒氣沖沖的又坐了包月車出去，並拿上老爺那根美國手杖，慌忙的跑向公園去了。我知道老爺在公園，離不開幾個茶點社，所以我趕快打電話，各處尋找，果然找着了。老爺快快的躲起來，要緊！要緊！」

教務長聽罷，吃驚非小！他火速的，答應連聲，告訴老媽子，自己即刻離開，回去重有賞。連那座上的顏如玉都來不及的告辭，僅略一招呼，言明回家有事，飛步的趕出公園來。祇弄得顏如玉呆坐在椅子上，莫知所以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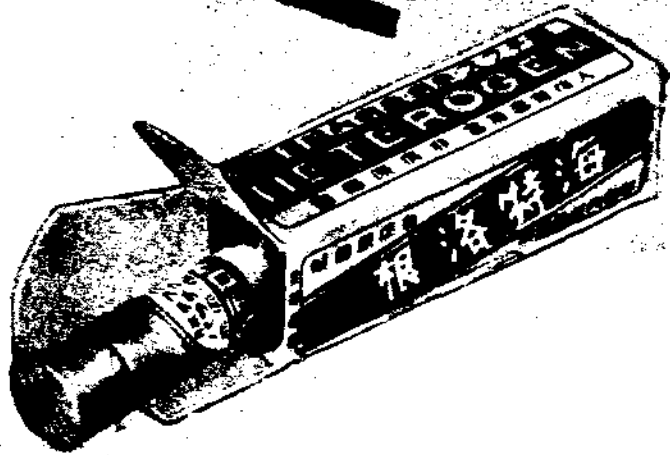
教務長坐車走在路上，還在想着，自己太太如此苦費心機，未免可憐，亦復可笑其愚，竟不可及。唉！誰教她是自己結髮而來的「柴米夫妻」呢？不然的話，早和她離婚了。

(柴米夫妻完了)



了坐下都玉如顏和長務教

METEROGEN



三利與三害

「腸傷寒」一症為烈性季節傳染病，病菌遍佈全身，侵入血管，兩三星期後，能使腸壁潰爛，以至腸出血而致死。

「赤痢」亦為秋季最猖獗的傳染病，染患時腹痛，發熱，糞便混着血液粘液狀，全身倦怠筋骨酸痛，終陷衰弱而死。

「疫痢」為小兒赤痢，與成人赤痢不同，且為急症，沉重者，一日間即可致小兒於死地。

以上三症，為傳染病中最殘酷最迅速者，吾人應謹慎豫防，一般豫防法為注射防疫針，但更安全之豫防法則為兼服「海特洛根」。「海特洛根」有以下三大特點：(一)無副作用，發熱，倦怠，嘔吐……等苦痛。(二)不妨害孕婦，小兒老人及衰弱者服用。(三)為「非病原菌製劑」，服用後並無任何危險。

每瓶三角，各地藥房均售

總批發處：天津特三區西錦路

中國若素製藥公司

海特洛根

登峯造極

滑吧！若素
能輔助你滑上
健康的頂峯，
使你作個永生
幸福的人。



胃腸 營養 若素

中瓶一元七角五。各藥房均代售
若素製藥公司，北京東...路

